



蕉風月刊

264期 一九七五年二月號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64期 ● 一九七五年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識 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專欄

影子和文學（學與思）·鄭百年·40

參禪悟道（閒思錄）·黃潤岳·47

■小說

晚風·鍾瑜·50

箱子的傳統·蔡 葵·54

■散文

一個患上戀海症男人的癡狀·謝清·58

振眉兩章·溫瑞安·59

這是九月·溫任平·64

■論述

淺說「白天的月亮」及其他·張瑞星·66

■風訊·編輯室·81

蕉風月刊

二六四期

目錄

■封面設計·催生·陳琪

■訪談

天生的局限——寫詩演戲·牧鈴奴譯·5
(訪印尼現代詩人兼劇作家連德拉談創作工作)

■古典文學論析

梁山泊三十六名天煞星·流川·12
也談西廂·鄭百年·20

■詩論及詩

詩說新語·秦秦·21
8人詩選·潘正鐳 黃繼豪 望無際 陳來水 鄭英豪 林也 陳牧元 丘靜溪·24
井·顏宏高·31
風屏四扇門·溫瑞安·32

蕉風編輯部啓事

- 一、本刊的「書評」專欄，評介近年出版的中文文藝新書，包括創作和論述。
- 二、星馬港台及其他地區作家或出版社，若有此類新書，歡迎逕寄一本至本刊編輯部。本刊將約請專人負責評介。書評作者的意見不代表本刊編者的意見。
- 三、本刊每月將把寄來的書籍，列一清單，註明書作者，出版社，出版地點、年代及售價，附於欄末。

牧 羚 奴 譯

天生的局限——寫詩演戲

——訪印尼現代詩人兼劇作家連德拉談創作工作——

具有社會意識的詩人兼
劇作家連德拉 (Willi Ren-
dra) 或許是今日印尼最負盛
譽的年青知識份子。以下是
他在前年接受美國新聞社的
出版物 Horizons 的訪問的記
錄。



問：連德拉先生，爲何你選擇戲劇作你的終生工作？

答：我的天生局限恰巧是做個劇人——以及做個詩人。這是我命運的局限。我不能做別種人。在我小時，我志願做別的——做警察或將軍。我不能做工程師因爲我的算術不好。我接受我的局限。我的才能經被利用在好的方面，我覺得現在的我比從前好。

問：你先開始詩的創作還是戲劇？

答：詩。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發現任何挫折都能用詩來發洩。我能看出詩與我靈魂的渴望相調和；我能以詩的形式自由充份地表現自己。似乎每次我嘗試做別的工作都失敗。比如我要做個好教師，但我失敗。做教師、社會工作者或商人，我都無法充份表現出自己。詩令我滿足，所以我擁抱詩。

起初我不太關心戲劇藝術。我不敢搞戲劇，因爲服裝、化裝這類東西叫我受不了。我對傳統的布爾喬亞戲劇形式極爲不滿與失望。至到我開始實驗搞戲劇，我才開始感到安心。在一九六四年，我獲得美國的一項戲劇研究獎金。在赴美之前，我對我們印尼藝人表演戲劇的方式感到不滿。我覺得他們就像機器人那樣在作表演，生硬且不自然。一九六八年我從美國歸來，劇壇基本上還是沒有改變。照樣是那種保守的表演藝術，在佈景等方面都毫無想像。於是我決定自己組織劇團。這就是目前的「劇場」(Bengkel Teater)。我稱它是工作場，因爲我只是裝配零件，使之成爲一件製成品。在這兒有各方面的天才，我嘗試從中進行創造。

問：你在美國的什麼學校學習？

答：紐約市的美國戲劇藝術學院。但是，我進入該校主要是要廣交朋友同時增進許多方面的知識。在美國戲劇學院的學生彼此交換意見并談論跟戲劇有關的生活及其他。那真是够令人興奮的。

問：這麼說你對接觸人比對專業訓練更有興趣？

答：對的。學院是個友誼聚會所這點大大令我驚奇。我結交了多位好友，我的心思也開放向可供選擇的經驗，我開始熟悉社會學、政治科學、經濟學及社會科學。

問：你在紐約三年一定是非常忙的了。

答：不匆而忙。對於我的在美國出生的妻子來說那經驗也是很值得的。她對於當地的電視報導——政治性的辯論之類——很有印象。這類報導在你首次收看時會令你非常激動。另有一個關於中西美洲少年的報導，其處理方法也叫我人留下好印象——訪問孩子們及父母，在學校及其他活動中心「拍外景」。

問：許多有你這樣的背景與才具的人往往留在外國生活工作——即是所謂「人才外流」。你爲何決定回到你的故鄉日惹？

答：居留國外這問題在我根本不存在，因爲印度尼西亞是個貧窮的國家，而我是來自一個貧窮的家庭。假定印尼是個富國，離開或許還可以。可是，在現在去國就好像是拋棄一個誠摯的患難之交。

問：你的「劇場」曾經在國外上演戲劇嗎？

答：沒有，但我非常樂意這樣做。

問：我們知道你自美國歸國後的第一個大成功是在椰加達上演 Sophocles 的 Oedipus Rex。你爲何要選這齣古希臘悲劇在印尼上演？

答：我個人以爲劇中主旨與今日印尼人民及國家的處境很有相關。這齣戲提出的問題是：我是誰？Oedipus 在聽到 Koroëon 的一項指責後便開始對自己及他的背景發生懷疑。誰是我真正的父母？這是一個大問題。我覺得我們在印尼也正在經歷相似的質詢時期：我們是誰？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們如何解決面對我們的數不盡的問題？當你開始質詢你的本源，那可能就是悲劇的開始。

我們似乎已失去了引導。在每個地方，人人都在喊道：「打倒貪污！」這是對類廢對道德淪喪的關心。這一切到底是怎樣發生的？但是，應該問的最重要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克服這不幸的處境？

問：這是否能夠說明你讓 Oedipus 的演員穿起峇厘服裝的原因？

答：峇厘人具有巨大的悲劇感。Oedipus 既是一齣悲劇，我便選擇峇厘服裝。

問：你能談談你的戲劇工作場的成員嗎？

答：我們的劇團大約有廿五位團員。我不贊成去組織一個更大的劇團，因爲這一來你對劇團

的演出素質便不能有更好的控制。大部份成員的年齡在廿五到卅之間，有些甚至更年青。他們來自印尼各地，做着各種行業。許多成員初來時只坐着觀看排練。他們並沒有做演員的念頭，但我還是有辦法勸說他們改換念頭。

問：你如何訓練他們上舞台？

答：我最注重的是個人性格的培养，個人對各種情況的詮釋。比如這是一張椅子，我叫每個演員各以他們認為適當的方式把椅子遞給我。方式之多真叫你驚奇！有些方式相當有趣。我還有更多讓成員表現并增強個性的訓練方法。這種訓練的最大阻碍是我們對結聚在一起

的傳統感情，這逐漸損壞對個人特性的感覺。我們已經養成每日大清早做例常戶外訓練的習慣——在日出前，早上四時至七時之間。完了後，讀書的就去上學，做工的就去上工。這種露天訓練的原意是要使成員儘可能去接近自然。在我們的充滿不盡問題的日常生活裡，我們根本就不再欣賞自然的恩賜。在大清晨一切安靜，空氣純淨，比較容易感到跟自然親近。我們這種訓練方法經已有了成果。有一項成果是：成員的音量由於深呼吸訓練而擴大。在現階段，我們在表演時通常都不用擴音器。

問：你對你的心思似乎有着很好的控制。這是否通過靜坐而得來的？你的訓練方法是否也包括瑜伽術？

答：兩樣都有。讓我告訴你我們在日惹城外的「泉水」邊所做的一些事吧。我們稱這地點為我們的廟堂，我們就是靜思冥想內心的和諧。我們發問題，就問題作沉思，倘使我們找到答案，我們就把答案造成新的問題。這就是我們的一套哲學。

「劇場」正計劃在我們的「泉水」處舉行一個長期的戶外活動。在第一天，我們將談論愛的問題。第二天我們將談動植物，第三天談星球與月球，如此這般。

我們也有靜默的遊戲。我最喜歡這種遊戲。我們三四個小時不對談一句話。在這靜默期間我們作訓練并且走穿鄉間的村落。較後我們在一個約好的地點相會，而每個人必須從他的路程帶回來一件禮物。它可能是一枚貝殼或一條樹根，你必須要能向團體解釋為何

你帶來這樣特別的禮物。一個或許會說：「我帶來一個夢」。這相當有戲劇性。另一個或許帶來對一片景色的記憶。接着他們便談論他們帶來的禮物。

問：多有意思啊！到目前你一定非常了解你的劇團成員了。

答：很了解。最近我從我的訓練節目中得到了一項非常有意思的經驗。某個精神分析專家得知我們訓練方法，決定把他的一個病人送來我這裡。他是一個人稱爲「問題孩子」的小男孩。他孤獨，頹喪，萎縮不前。但是，我慢慢地把他引進培養性格的各種訓練當中，他的情緒逐漸開朗，對自己有了信心，開始對周遭的事物發生興趣。我非常高興。

問：請跟我們談談關於 *Hamlet* 一劇的演出。我們知道它在首都的文化中心很受歡迎。

答：那是個很引起爭論的演出。一般大眾喜愛這齣戲。每天晚上都滿座。但是，批評家對演出的成績意見分歧。而那些老於世故的戲劇界人士却一點兒也不喜歡，他們稱它爲一場門雞遊戲！我把劇本譯成印尼文，但我讓演員臨場作即興增刪，如果他們願意這樣做。我把它當成是民間戲。批評家認爲這樣的做法把莎士比亞降低成爲在市場表演的諧劇。他們認爲這對莎氏大爲不敬。但是，在我來說，莎士比亞的劇本是史詩，是生命的表現。我不認爲搬演莎劇就應該那樣呆板。

問：你上演過英語、荷蘭語或其他外國語文的戲劇嗎？

答：沒搬演過。我從未想過。也許有一天我會試試。

問：你曾經在戶外上演戲劇嗎——在鄉下或在街邊？

答：有。我們在「泉水」的草地上及鄉村裡演過戲。我非常想下次到椰加達時在街上演戲。不過，我在舞台上演戲覺得比較輕鬆。在街上鄉間演戲，我將會重新經歷我的祖先及其他影響過我的人的經驗與記憶。我母親在鄉村裡跳舞。我父親也是這樣。我的祖父母與曾祖父母都在鄉村跳舞。我習慣在舞台上演戲，意思是說這是一個印尼人表現自己的方式——在鄉中的廣場及全國的市集。

問：你拍過電影嗎？

答：有一度我真想用我的一首詩拍成一部電影。結果沒做出來，不過，拍電影這念頭是動人的——捕捉光以及光的活動，物體之間的聯繫，以及其他。若我拍起電影來，第一部一

定是完全沒有音樂的，因為我要用雙眼接觸這種生活。

問：電視如何？

答：有一度我拍過一部六十分鐘的電視實驗劇。一些報章說我瘋了，這樣那樣，但是，片子播出時，它與觀眾取得溝通。人們說：「這樣做對你是很好的。」這些批評給我很大影響。但我對它的記憶却是不好的：我清楚記得我在螢幕上的相貌很難看。

問：我知道你寫了六本劇本，連德拉先生。你所描寫的是那一類人生的情境？

答：我將自己的問題帶到觀眾的面前——以一種演員的質詰儀式。觀眾必須去找答案。換句話說，我給觀眾一套的選擇可能。通過宣佈那些是我的選擇可能，它們就變成觀眾的選擇可能。

問：你對目前在舞台上的裸風以及以 *Oh Calcutta!* 一劇為代表的絕對自由的表現的看法如何？你想印尼人會去看嗎？

答：若他們要使一個舞台劇淪為夜總會的表演，他們將會去觀看。它已經淪為這種東西了。
Oh Calcutta 與類似的裸戲並沒有涉及戲劇的原理。它跟槍擊、牛仔與印第安人的影片一樣。它只是對肉體的官感的操縱。

問：你的意思是說它是吸引住觀眾的人為的方法？

答：是的，不誠實的小作為。

問：你剛才說過你練靜坐。你學佛？

答：我對禪宗非常有興趣。我絕不可能變為禪教的狂熱者，不過，審美紀律的概念以及其訓練方法給我很大的影響。

問：這麼說，你並不完全是一個回教徒？

答：我是個回教徒。我一度會是天主教徒。但在高中時我反叛天主教徒。不過，在不久前，我發現我就是必須做回教徒。

問：你相信神嗎？

答：一般上說有神的原因是因為有人。有人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有神。

問：根據你告訴我的你的戲劇哲學，稱之為「現代寫實主義」正確嗎？

答：我們必須面對生活——以及生活中的問題——以一種現實的方式。只有這樣生活才有意義。當我們面對死亡我們不能後退。今日在印尼，我想我們已經渡過了我們常常吁求統一的階段。我們現在是在一個易變的時代——在所有的範疇都是這樣。第一階段要放棄鄉土觀念，接着，在第二階段要拋棄舊信條，然後接近比較適合現時代的需求的新思想。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科學工藝的時代，我們將會很落後，如果我們不注意這個事實。

所以我們應該激勵我們的現實感。我們應該要有更大的精神力量，並且絕不能被嚴重的處境嚇退。相反的，我們應該站起來鬥爭。同時，我們應該要能就情勢作出正確與快速的估計，這樣，我們的個人責任感就會變得更強。

問：你未來的工作會採取什麼方向？

答：我不知道有何東西能够令我作出充份的表現。現在我對宗教非常有興趣，我已開始被道德的哲學所吸引。我專心聽道，熱情地談論并參予。愛與宗教激發我，我寫了許多這兩個題材的篇章。

至於劇場，我決心繼續搞下去——不管許多批評與錢財問題。到目前已有足夠證明，証明印尼人民需要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劇團，它激發人們去思索某些社會問題，使人們對時下的各種條件感到厭惡。這在我個人來說是很有刺激性及令人欣慰的。

梁山泊三十六名天煞星

第七條好漢：霹靂火秦明

秦明，開州人民。祖先是軍官出身。歷任青州指揮司總管兵馬，人稱秦統制。性格急躁，聲若雷霆，故謂「霹靂火」。秦明武藝高強，專使一條狼牙棒，可敵萬夫。

慕容知府封他爲「兵馬總管」，派往清風寨（宋江在山中）勦賊，無何被擒，宋江等人勸他歸順，他激動地說：

「秦明生是大宋人，死爲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兼受統制使官職，又不曾虧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

可見其意志是多麼的堅強。由于他性急，清風寨強人留他不住，只好放人，秦明卽火速下山，回城時，只見其妻首級被懸掛在城頭上，知道已爲知府所害——其實，此乃宋江的計謀，先着小喽囉扮成秦明模樣，到青州城外，亂殺百姓，知府誤以爲是真的秦明所幹，遂殺其妻，並下令逮捕秦明，絕了秦明的回路。

秦明表面上乃受官府所迫害，實際上却是宋江所陷（秦明明知是宋江所設的陷阱，因宋江曾告訴他），理應殺宋江爲家中大小報仇，但反而認仇敵爲親人，與宋江等人一起赴梁山

泊落草，這一事實，當真令人迷惑不已！因為秦明是個急性的人，害其全家性命的元兇是宋江，非慕容知府，秦明知道了為何還要跟宋江投奔梁山泊去呢？由上觀之，秦明之上梁山，非真官府所迫，而其所依据的理由，自是十分薄弱。

第八條好漢：雙鞭呼延灼

呼延灼，宋開國元老河東名將呼延贊的嫡系子孫。歷任寧郡都統制，手下有很多精兵良將。武藝出衆，使兩條鋼鞭——左手重十二斤，右手重十三斤——驍勇善戰，萬夫莫近，人稱「雙鞭」呼延灼。

慕容知府封他爲兵馬指揮使，又蒙天子賜其「踢雪烏騮」一匹，征勦梁山泊時，力擒梁山好漢彭玘。

呼延灼精熟陣法，設三千「連環馬軍」，五千步軍在後應策，各配箭鎗，近者用鎗，遠者用箭，所向披靡，攻打梁山泊時，宋江兵馬屢戰屢敗，折損半數。中箭的一千好漢計有六人：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信；小嘍囉中傷帶箭者，不計其數。雖未生擒任何梁山首領，但却捉到五百餘人。後爲徐寧的「鈎鎌鎗」大破「連環馬」，折了不少人馬。

慕容知府眼見無法攻下梁山泊，便遣派呼延灼，轉移目標，去掃蕩桃花山、三龍山、白虎山，勦捕草賊，依然一敗塗地，只得頹然收兵回青州。隨後，被宋江設坑，誤入陷阱，被擒，就地投降歸順，入夥梁山。

呼延灼的落草梁山，跟大刀關勝，如出一轍，一般無二，非受官府所迫害，其理彰顯，不言而喻。

第九條好漢：小李廣花榮

花榮，是宋朝功臣之子。清風鎮武官，年少有爲，精于箭射，號「小李廣」。

在梁山泊水寨時，天空飛過一行歸雁，花榮與衆首領說要射第三隻的頭部，果然一矢中的，梁山好漢無一不欽敬他。

夫落草時，被黃信所賺（以慕容知府爲名）謂因與全僚文官劉知寨不和，在大寨公廳上

，設酒勸和；花榮一到，黃信即席指責他勾結清風山（當時宋江在此山作客）強人，背叛朝廷，終於被三五十個健壯軍漢逮住。後來，花榮被清風山好漢所救，手刃劉高，隨即與清風山一衆好漢，都到梁山泊去了。

有關花榮這個人物的描繪，十分不明顯，個性模糊，頗令讀者失望。

花榮之落草，名目上是劉高無中生有，公報私仇，逼得他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只好權且躲在清風山。可是，依事實狀況來說，花榮收留殺人通緝要犯宋江在府內，劉高知道了，當然會誤以爲他與清風山好漢有交往，身爲官府中人，竟可與強盜「狼狽爲奸」，可見，花榮的被迫上梁山，其罪不應歸于官府身上。

第十條好漢·小旋風柴進

柴進，滄州人氏。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誓書鐵券」，所以，無人敢欺負他。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一表人材。

柴進酷好招接天下往來好漢，誦常都三五十個養在家中，尤其是那些流配的犯人，若投他莊上，他更會鼎力資助，端的慷慨疏財。林冲、宋江、武松等有聲望的好漢，都會在他的莊上住宿過。由于柴進擁有先朝的勅賜丹書鐵券，因此，即使是殺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庫財物的通緝要犯，他都敢收留在莊里，因無人敢到他莊上搜查。

一日，高唐州高廉知府的妻舅殷天錫霸佔柴進叔父皇城的花園，適逢李逵客居柴府，獲知消息，即將殷天錫殺死，害得柴進失陷高唐州，被知府所拘捕（當時柴進無法出示誓書鐵券）後得梁山好漢攻克高唐州，將他解救出來，就此投了梁山。

柴進會成爲梁山好漢之一員，並非真正爲官府所逼迫，若他不收留李逵，就不會惹出禍端；另一方面，若他能即時出示丹書鐵券，也可能化險爲夷。因爲收藏罪犯就等于犯罪，追捕論斬，理所當然，柴進又怎可是例外呢？

第十一條好漢·撲天鵬李應

李應是獨龍岡鄰近李家莊的莊主。能使一條渾鐵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

出鬼沒，號稱「撲天鵬」。

李應與鄰近的祝家莊、扈家莊結下生死誓盟，全心共意，但有凶吉，遞相救應。三莊聯盟，共有一二萬人馬，隨時準備抵抗梁山好漢之蒞臨借糧。

由于梁山好漢之一的時遷被祝家莊兄弟所擒，而李應的莊客杜興會被另一梁山好漢楊雄救過，爲了報恩，央求主人李應設法解救時遷，李應不明究理，冒昧向祝家莊索求時遷，祝家莊不允諾，二莊遂交惡，李應更被祝彪（祝家莊第三子）用箭射傷。李應雖經祝家莊指明時遷乃梁山好漢，他也不加理會，壞了誓約。

宋江攻打祝家莊時，屢攻不下，商請李應協助，李應也不答應。稍後，宋江三打祝家莊，把莊主全家良賤，一併斬殺，李應也不去馳救，當真是個黑白不分，棄信背義的人。後來，李應被蕭讓所扮的知府擒得，宋江假裝解救他，李應終於上梁山落草。

李應不僅是個背義棄約的人，而且也貪生怕死。事緣蕭讓偽裝知府而被梁山好漢殺掉，李應即忙解釋道：「知府是你們（按：即梁山好漢）殺了，不干我事。」這種長頭擺尾，不顧忠義的人，難道是個英雄好漢嗎？而李應之上梁山，委實與官府無一毫關係，兩不相干。

第十二條好漢：美髯公朱同

朱同是山東濟州鄆城縣馬兵都頭。身高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鬚髯，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目若朗星，像關雲長模樣，人稱「美髯公」。朱同原是當地富戶，因仗義疏財，結識了不少江湖好漢，學得了一身好武藝。

鄆城縣知縣時文彬，派朱同去勸捕晁蓋等人（因劫生辰綱，功成事發，受官府緝捕），由于朱同平日與晁蓋相好，又敬晁蓋是個義士，所以故意放他，終於讓晁蓋等人逃得無影無踪。另一回，因宋江殺婆惜，受官府追捕，也派朱同去勸捕，他知道宋江躲在家中的地窖裏，特地告訴宋江，宋江也由朱同所放走。又一次，同僚雷橫殺死知縣婁子白秀英，被捕欲解去州裏償命，朱同也放了他，並勸他回家取老母，星夜趕忙逃難。

由于朱同故意釋放雷橫一事，爲官府所洞知，即捉將官裏，斷二十脊杖，刺配到滄州牢。滄州知府見朱同一表非俗，便除掉行枷，留在衙門裏伺候。知府有個四歲大的孩子，喜歡

朱同，屢與他玩耍；七月十五日，乃王蘭盆大齋之日，各處點放河燈，朱同抱小衙內去觀賞，後爲李遠害死，朱同知道小衙內被李遠所害，欲與他拼命，但爲衆梁山好汉所阻，又因回不得衙門，只得上山。

朱同端的是個見義勇爲的好漢，他之釋放晁蓋、吳用、宋江、雷橫等人，非有大義大勇的人，決不敢如是暗中違法；但是，話說回來，若果每個當公的人，都像朱同這樣，那麼，所謂的「法度」，不是不復存在了麼？因爲犯法問罪，殺人償命，自古皆然，朱同竟將一千犯人都給釋放掉，饒是他有大義大勇，我以爲畢竟是不貼切的。

朱同之迫上梁山，決非出于自願，也非由官府所逼，乃梁山軍師吳用所施的計策，自是十分顯著的，毋庸贅言。

第十三條好漢：花和尚魯智深

魯智深是担任渭州小經略府的提轄。俗名魯達，出家後才叫魯智深，使一條六十二斤重的水磨禪杖及一口戒刀。長得魁偉，相兒粗野，形容醜惡、頑兇，因背脊上刺有花綉，故人稱「花和尚」。

一日，與史進、李忠在酒樓喝酒，有一少婦金翠蓮在隔壁哭哭啼啼，干擾他們，魯智深大怒，問其原因，才知道金老父女乃被渭州賣猪肉的破落戶「鎮關西」鄭屠所害；鄭屠寫了三千貫的聘身契，錢虛契實，爲髮妻所悉，金翠蓮被趕將出來，並要索回三千貫錢，他倆父女無錢，故啼哭起來。魯智深聽了訴苦，當場去找鄭屠，詐謂要買猪肉，諸多挑剔，引起衝突，後來三拳即將鄭屠打死，遂被官府追捕，逃到武州雁門縣，恰逢金老（其女翠蓮已嫁予趙員外），收留在家。

趙員外見魯智深是個殺人要犯，留在家中，不是長遠辦法，便推荐他到五台山文殊菩薩道場出家，賜法號爲智深。魯智深並非是個真正的出家人，六根不淨，好酒粗野，夜間常在寺內佛殿後撒尿拉屎，大驚小怪，擾人清幽。一日，因下山喝酒，被寺內老郎、火工、直廳、驕夫等二三十人圍攻，擬揍魯智深，却被他一拳一脚，打得鷄飛狗走；又三、五個月後，再次喝酒滋事，打折半山亭子的柱子，而寺門邊的兩尊金剛，也被他打得折腿斷頭，哄動全

寺，一二百人圍攻他，都被他逐一打翻。

寺中長老無法，只得送魯智深到東京大相國寺去。魯智深便起行，路過桃花村，借宿，知莊主劉太公被桃花山強人周通逼婚，便假扮新娘，待周通要迎親入洞房時，魯智深即痛打他，後周通糾衆尋仇，原來桃花山首領乃李忠（與魯智深舊相識），終於和解，留在山寨裏，因見李忠慳吝，遂竊了山寨的貴重器皿，不告而別，私潛下山。

至大相國寺，被遣派去看管菜園，因該處的流氓地痞時常作亂，魯智深即地大顯神威，將衆人打翻入糞坑，並將一株綠楊樹連根拔出，衆人咋舌不已，佩服得五體投地。又在菜園，結識了林冲。

由于林冲被官府苦苦無理逼迫，被刺配他鄉，防送公人欲在野猪林結果他，魯智深即時趕到，解救了林冲，並一路護送到安全地帶才止。後因防送公人告將官裏，謂魯智深救了林冲，於是，發出通緝令，要捕捉魯智深，不得已，被迫得走投無路，來到黃泥岡，遇張青、孫二娘夫婦，並結識了楊志，商打二龍山寶珠寺，終於得償所願，在二龍山上做了山寨大王。再後魯智深聚集三山人馬，歸順梁山，齊心攻打青州，把孔明、孔賓叔姪救了出來，順此入夥梁山。

魯智深的爲人，雖則粗野鹵蠻，倒也是條好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但是，就因爲他的急躁，才會惹出官司來，被迫落草。而他的落草梁山，顯然非直接爲官所迫。

第十四條好漢：行者武松

武松，清河縣人氏。排行第二，故也稱武二郎。力大無窮，三五百斤的石頭，拋上離地一丈來高，雙手接住，面不改色。常因酒醉惹事，與本縣看守機密堂的人相爭，一時怒起，只一拳，就打得那人昏迷不醒，以爲死了，便逃到柴灣莊裏避災。在柴府裏，因吃酒，性剛烈，胡亂揍人，觸怒柴府上下，故柴進待慢了他。

武松知道那人未死，擬還鄉省親（即其兄武大郎），到陽穀縣，吃了酒，在景陽岡上，雖醉仍能亂拳擊斃吊睛白額大虎。解送到縣裏，知縣知他忠厚仁德，便舉他爲本縣都頭。一日，在城內遇見武大郎（因在清河縣娶一大戶人家的使女潘金蓮，爲該地流氓戲弄，居家不

安，才搬到此縣居住）知兄已娶。後其嫂潘金蓮由王婆「拉皮條」，與縣內破落戶西門慶有染，謀害武大郎（當時武松因公外出），武松公畢回家，知道其兄遇害，親手幹掉奸夫淫婦，即往知縣自首，被刺配到孟州牢城。

到了孟州時，東平府州尹判他入安平寨，老管營兒子施恩善待他，很是感激，便幫施恩擊敗蔣門神蔣忠，奪回快活林道的店舖。蔣忠央求上司張團練賄賂張都監，由張都監賺武松入內室，將他視為盜賊，遂被差人捕捉，押下死牢裏，稍後被刺配至恩州牢城去。

起程不久，來到飛雲浦，因蔣忠二門徒與防送公人擬在該處謀殺武松，事機敗露，武松氣忿，立即以行枷擊斃四人，怒未消，迅往張都監府上，將一家大小，殺得一乾二淨，被殺者計有；養馬的後槽一人，廚房內的二丫環，上鴛鴦樓，殺死張都監並二親隨，還有張團練，蔣忠，夫人，養娘玉蘭各一名，奶娘二名，兒女三人——共計男女大小一十五名，並掠奪金銀酒器六件。

至十字坡，遇張青、孫二娘夫婦，換得頭陀衣服，故人稱他為「行者」。夜走蜈蚣嶺，為試新得戒刀，將道童砍斃，以「飛天蜈蚣」王道人祭刀，當真殺人眨眼。後投二龍山落草，與魯智深同伙，梁山好漢與三山人馬一齊攻打青州時，武松當然也是其中之一，終於入夥梁山。

武松的殺孽深重，動輒殺人放火，犯了彌天大罪，就算是遇大赦，也不能寬宥。由上述他的事蹟與遭遇看來，被他殺掉的人，不論善惡老幼，那管是何人，一律大開殺戒，取人生命，端的是嗜殺如命，任意孤行。像這麼樣的一個人物，筆者認為武松並非是個真正的英雄好漢，你說是麼？不過，話說回來，有時他可說是個仗義行俠的人，如替施恩奪回快活林道的店舖即是。總的說來，武松所幹的壞事，却是多於好事，那又是不在話下的。他的落草二龍山及隨後的參與梁山好漢陣營，更非受官府所逼迫，因若他不胡亂殺人，官府如何會無端緝捕他呢？

第十五條好漢：雙鎗將董平

董平，河東上黨郡人氏。歷任東平府兵馬都監，驍勇慣戰，尤善于使雙鎗，人稱「雙鎗將」。董平生性心靈機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絃，無有不會，所以，山東、河北，都稱號他爲「風流雙鎗將」。

宋江率衆攻打東平府時，董平領兵出戰，不幸誤中埋伏被擒，隨即投降，反奔東平府，賺得程太守打開城門，董平不管三七廿一，衝進城裏，痛殺程太守一家大小，只奪其女兒，同往梁山入夥。

由于董平乃突然出現于水滸傳中，故其個性、遭遇等等的詳細情形，不得而知——這跟大多數的梁山好漢未落草之前的情況，一般無二——因此，董平的入夥梁山，不但不是被官府所迫，我更以爲，乃水滸傳的作者，硬硬拉出這麼樣的一個人物，充充一百另八條好漢之數罷了——這也可說是施耐菴的諸多敗筆之一。

第十六條好漢：沒羽箭張清

張清出身虎縣，彰德府人氏。乃東昌府一員猛將，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稱「沒羽箭」。

當盧俊義領衆進攻東昌府時，梁山好漢之一的郝思文被張清用石打中額角上；待宋江收拾了東平府，前來助戰時，其手下虎將，如徐寧、燕順、韓滔、彭汜、官贛、劉唐、楊志、朱同、雷橫、魯智深、董平等十多名大將，都被張清的石子，擊得人翻馬仰，當真了得。後誤入河邊，被阮氏三雄逮住，就此投降並歸順了梁山。

張清的狀況，委實與董平一模一樣，故在此無須置評。

也談西廂

貴刊第二六一、二兩期發表秦葵先生的大作「談民間流傳的西廂記」，收羅資料宏富，甚感欽佩。不過，其中談到崑曲西廂記部份，似乎有待補充：

① 261期P. 71說：「崑曲大全第三集中所收的（崑曲）西廂記，只有三場，即遊殿、鬧齋及拷紅。262期P. 47說：「崑曲新導下冊中有關西廂記之歌曲總共有三首，即：拷紅、長亭及驚夢。」據筆者所知，除遊殿、鬧齋、長亭及拷紅外，崑曲裏尚有「佳期」一本，（即西廂記第二十七齣「月下佳期」）非常動人婉悅，張生上台即唱：「彩雲開，月明如水浸樓臺（白）吓，那邊小姐來了。風弄竹聲，只道是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現在還能清唱及演出。

② 乾隆三十九年（1754），崑曲盛行於北京，當時有人把流行的崑曲網羅起來，編成一部「綴白裘」（共十二集）的書，以備觀曲者按詞聆聽欣賞；書中收羅能唱的崑曲西廂記有：佳期、惠明（以上在第二集內）、請宴、拷（四集）、遊殿、寄柬（七集）、跳牆、着春、長亭（九集）。除秦葵先生及筆者所指出的外，其他的是否今日尚能歌唱（即保留工尺譜），筆者不得而知；不過，相信尚有一部份今日還能演唱的。

③ 秦葵先生說「驚夢」也是崑曲西廂記（262期），筆者不敢否定這個說法，因為筆者沒有劉振修的「崑曲新導」，無法核對原文。不過，就筆者記憶所及，崑曲有一齣「驚夢」，常常和「遊園」一起演唱，（再加上「學堂，也稱「鬧學」。）都是取材自牡丹亭；那是崑曲裏的佼佼者，筆者非常喜愛這兩齣戲，梅蘭芳就會和于振飛合作演出，驚動梨園。西廂記第三十齣是「草橋驚夢」，和牡丹亭「驚夢」有巧合之處；不知秦葵先生指的是西廂記或牡丹亭？願秦葵先生有以教我。

筆者對戲曲是門外漢，只是偶而留意或瀏覽消遣吧了！上文所指出的，皆在疑似之間；尚祈秦葵先生不必見怪。

詩說新語

沒有一個詩人是「只要暴露」而「不批評」的。說這句話的必然是在自欺欺人。任何文學創作都具有「批評意識」。因為批評的意義非常之廣：歌頌、贊美，是批評，詛咒、控訴，也是批評。所以文學中的「暴露」或「反映」都是具有「批評意識」的。一位詩人可能不必開下藥方列出一些「指導原則」，詩人的目的可能只是要「反映」或「道出感覺」，但這種種其實都是「價值判斷」。譬如說：你「告訴」我某某人的某些行為，而這些行為却與我絲毫無關，但你堅持你的目的只是「告訴」，捨此無他。可是你的意圖是什麼呢？我對這些話的懷疑來自：為什麼你要告訴我某某人的某些行為？這些行為既然與我絲毫無關，那你的目的是什麼？可見你是有某種「意圖」，而「意圖」本身便是一種價值判斷，具有「批評意識」。如果說，你告訴我某某人的某些行為，其目的是要「影响」我，那麼，「批評」的意圖就更加明顯了。批評可以有「好」有「壞」，然其為批評則一也。

逃避常常是致令一個人下決心作出選擇的主要因素。從某一方面來說，造成A要逃避某樣東西、某件事或某人的原因，常常是因為對方的「曖昧」所造成的。由於這種曖昧關係，才致使A選擇逃避。舉一個最俗氣的例子：如果B來告訴我他的女友A爲了逃避他而選擇他人。我的答覆是A的選擇他人是B叫她這麼做的，A的選擇是由B的「曖昧」而來，詩人的「逃避」或者「自我逃避」是可以理解的。由於外在事物或者內心裡的一些事物在他心中造成某種「曖昧」，致使他不得不作一番選擇。實際上這只是展示他對於所面對之曖昧所產生之不安。而詩人的「自我逃避」是由於不敢面對他所面對的「曖昧」（或尷尬）關係而造成的。這種自我逃避在表面上常是以「大無畏」的精神來掩飾內心的恐懼。它實際上是懦弱的。所以，我們對余光中一些以「中國」爲題之詩作的意圖，便不會感到驚奇、惶惑。因爲他所面對的曖昧以及他的尷尬，在我們這裏是不存在的。對於逃避與選擇的關係，我們至少應有這一層面的認識。尤其詩人，更應如此。

廿七、十、七一

這世界之所以不能有快樂常常是由於人們的缺乏想像而來的。這麼說，最可悲的人便是完全缺乏想像的人。因爲能想像的人便是有「德」的人。Oscar Wilde曾經對紀德（Andre Gide）說：「你可知道當人們相互爲他人受苦時是感到一種怎樣的快感麼？」這是他告訴紀德在英國監獄中所碰到的事時說的。他也說：「有一次，正當我們魚貫着散步時，忽然，在我背後，我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原來是我背後的一個囚徒，他說：Oscar Wilde，我替你害怕，因爲你想必比我更覺痛苦。那時，我竭力想不被發覺（我相信我快要暈倒了）。我頭也不回地對他說：不，朋友，我只覺得和大家同樣的痛苦。——從這天起，我不再想到自殺了。」（按：在監獄天井散步時是不准講話的）。你因此可以想像「想像」對人們可以發揮一種怎樣的效能。其實，詩人只是教人們怎麼「想像」而已。

廿七、十、七一

泛道德主義的真義：任何嚴肅的文學創作都是一種道德實踐。這要看你對「道德」這兩字作何解釋。我認爲藝術家（包括詩人）與哲學家所應該做的比較實際的工作是：深入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雖然是一個不能解答的問題，但也由於不能解答才值得探索復探索，才耐人尋味。這問題雖和「你爲什麼是人而不是狗」同樣不能解答，但在性質上却不相同：後者是在「已知」你是人的基礎上問你爲什麼不是狗，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如此，而是一個道德問題。只要人與人之間發生了聯繫，「道德關係」便存在。而人們就是從無數行爲中歸納何者爲「德」何者爲「不德」，共同接納一個默認的行爲標準。而藝術家或哲學家所應做的比較實際的工作是深思這種行爲標準，分析、批判或改進它。這便是道德實踐。

二、三、七二

今天才發現，七一年十月廿七日所寫的一則有關詩人之逃避與自我逃避的一些話實在是廢話。不信的話，有文爲証：知道信賴着將來的人，是有福的，是應該被讚美的。但是慎勿以「歷史的必然」當作自身幸福的預約券，且又將這預約券無限制地發賣。沒有真正的認識而徒藉預約券作爲嗎啡針的「社會的活力」是沙上的樓閣，結果也許祇得了必然的失敗。把未來的光明粉飾在現實的黑暗上，這樣的辦法，人們稱之爲勇敢；然而掩藏了現實的黑暗，只想以將來的光明爲掀動的手段，又算是什麼呀！真的勇者是敢於凝視現實的，是從現實的醜惡中體認出將來的必然，是並沒把它當作預約券而後始信賴。真的有效的工作是要使人們透視過現實的醜惡，而自己去认证人類偉大的將來，從而發生信賴。不要傷感於既往，也不要空誇着未來，應該凝視現實，分析現實，揭破現實；不能明確地認識現實的人，還是很多着。（茅盾：野薔薇序）

廿五、九、七四

8人詩選

牧 羚 奴

序「8人詩集」

選幾個字如「鳥聲婉轉」，坐好，使之顯現在注意的中點，續在文字邊旁構造一個水滴形的透明小容器。先從「轉」看起，順筆序注意一劃或一勾，毫不放鬆地看，至到它游入容器內；一字完了再看一字，到「鳥」，已是一隻活潑潑的飛禽，美目靈動。再由鳥爪上的泥香開始，將每根羽毛上的每根更纖細的顫慄一絲不拘地移去，至到一對尖啄啣走一滴飽滿的內容，沒入空無，我當下看到、嗅到、嚐到、體觸到遍染宇宙的綿綿不絕的聲音。鳥音，是個總稱，像一部詩之合集，在音聞圓通的讀者來說，音各有歷歷在目的度量頻率。我便是用這個觀想方法進入8個年青詩人的詩境。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

潘正鍾

蝶

在蔭鬱的林
中荷槍徒步，
窺見前方光明一
片，豁然開朗處，
一隻蝶翩翩而過……

葉們喧嘩，一片光
來自千枝的耳語間

一隻甦醒的

蝶

逸出

歌結花蕊

風醒萬綠

翻伏的艸原大浪裏

翻騰着

一次生命的再生

舞着

千個轉化

萬個風景

烟火外

我的驚嘆

蝶呵，你的翩翩

許是來自

不誦經

而歌唱過的

山林

溪谷

和

朝陽

……

黃繼豪

血劫

那人循着蹄跡追蹤一則乾涸在水壺裏的消息

草莽深處，有人從灰燼中撿拾一幅骸骨

以著眼占卜出福禍

竹笠簑衣，我唱着輓歌赤足踱過荒塚場

林野闌寂

洪荒的戰鼓聲瑟瑟傳來

敲响了野魂的無告

人的偉大隨着墓碑上的字跡剝落

蒼白着後代世人的臉龐

矛戈 招魂幡 巨型的棺槨

皆在兵燹之後

在狼烟中笑諷你我

而你將是一隻含冤的殭妖

自我絕望的眼光中

總有許多血腥的事發生在斗蓬的風塵裏

神龕下所許的謊言

教堂外飛揚的拳頭

衆多挑着紙燈籠的聾者

苦覓日落前的璀璨

神道碑下，人生原是一幅綉上骷髏的旗旌

無助地在風霜裡飄動

想像中歷史的城堡坍塌

瓦礫中一塊傳統的頭蓋骨亮着空洞的眼珠

環視衆生

衆生暗啞如貧血的風信雞

溺斃在一株蔓陀羅花的誘惑裏

世界遂歸於是一片圓

倦於周旋

從此不復自轉

斷層褶曲成面具

懸掛在你我的笑肌上

於是，有人開始怨恨大地背棄了他們

說他們曾經歃血結盟過

悲歡離合過

槲風沫雨過

而竟然不曾被銅像過

是誰人舉起槍桿擊斃自己而後却又說

是他人舉起槍桿擊斃他而後又說是因

爲人人舉起槍桿擊斃他在先所以他才

不得已舉起槍桿擊斃自己

後來，那人終於從蘆葦中窺悟出四季的道理：

凡裸裎而來的

終必裸裎而去

凡嚙啣而來的

終必嚙啣而去

凡浴血而來的

終必浴血而去

九泉之下，誰是引路人？

九泉之上，誰是失路人？

吾將乘桴浮於海

望無際

站守

從此

總失望於六點

六點的霞色

守着籤筒

廟裡

再也抖落不出

另一枝竹籤

廉酒。

只怕微醉的清醒

十八歲撐傘的日子

那少女如今

已不在燈下等待

原野上

一地潮濕的

只聽到

滴落在槍管的露水

(我命如此 如此的
在貼滿籤紙的牆上)

晚夜的冷風

無聊的去追逐

遠來嘹亮的吠聲

彈藥的響聲

幽默的留在廣野

詩於何處？

不吟詩的日子

惟站在

高風中

七四年九月廿日

陳來水

空夜二次訪

再訪時

花燈皆盡。

盈耳是

風的殘音在夜之天墜裏

遺落幾時

蒼蒼 寒寒

我的行踪

是一寂寞的彳亍

踏滿途鏘然月色，隨星圖而行

我的雙肩已流溢着多少的

露重霧濃

圈圈繞過

啼聲仍杳

夜色依是。我是此夜

不打蓮燈的苦行者

那時遂有千陣雷鳴雨

在你身際，耳際

响絕滿夜滿夜的

岑寂。蒼然迴首

却是，樹樹千影

搖曳着，千眼的蒼茫。

再訪時，我總牽念

星月幾時將盡，夜色幾時將

幻化成灰燼

我自灰燼中

出走

鄭英豪

山牢歲月

1

急走於金剛的殘臂上

險走，知覺是一根細長的電絲

不可自情的神經樞之彳亍

十指張開

我翩翩的十指

抓住窒息的雲

沉降

展翅

鼓風而下

石灰地以粗獷迎我

整個45轉的肢體

被一堆濃滯膠體

湊成摩石一塊

2

狂奔，踢動風輪一般的歲月

我們圍繞着它

你們也是

旋動如急轉的黑潮

努力逼開被醋酸麻林了的眼臉

自沉靜中緩緩流來

寂寞的釘木聲

慘厲的焦土聲

顫動的割皮聲

寒涼的搖槳聲

咯咯

生命，飄泊，感傷，徬徨

向一株浮萍定義流浪的美學

悲涼的賦別

陰森的渡越

長大的謊言

和那座水泥工程的高度

齊飛向我

心之謬處

3

看雲長跑

直徑無窮大

A和B同在我的圓周觀內定位

A是地球星以○kmh從正東出發
B是火星以△kmh從正西出發
A與B必在未知的那一點上衝撞

燃燒
爆炸

4

避開零碎的日影

避開瞄射線

避開 Explosive

避開滿體鞭痕

避開漸大漸隆的嘲弄聲

那份難耐在乾燥的山嶺

乾一杯毒酒

拉動板機

崩

散碎的

山山石石石山山

我撿彈殼時又把它捨了回去

三·十一·七三

三·七·七四

林也

蛻

我發覺

洩過幾乎是一握的大海

便是一幕雨

也串不出任何的

塵。陽光
一粒聲音
也明朗透澈

即使無風啊

在你靜坐中

萬物也會迎頭

千鈞撲擊而來

停息。咀嚼

千秒流逝

舉目處

還萬物本來面目

我發覺

當步入大海

我應解下自己

在彼涯岸

與自己同在

一九七三年九月

陳牧元

書生

第一朵黃花的墜落啓開追懷的永恆

這春盡漫來的清明三月

山雨的聲響竟似少婦遺落的蓮足

還能傾訴些甚麼？

風雨淺打橫眉的一個書生如我

最後的春闈已不被駐足如初
早來的蒂落

可是最初的預定？

蒂落以後

可是最初的漂泊？

唉，漂泊已是茶飯之餘的必要。

想友人自春闈返梓的驚喜

這三月就為我強調諸多愁緒

隱歸泉林以後

劍已斷，熱血乾涸

朗誦唐詩三百之後

被焚的却是濃濃春意

除此之外

讀北方佳麗南來的書信

我安於茅亭之淡茶素飯

午夜醒來，我逐記取

懸掛腰際的葫蘆

已載滿我少年的憂鬱與情懷……

(七一年四月一日)

丘靜溪 回瞻

——記與友人一談

我們會坐在沙岸痴想

偶而也辯論

一場歷史的變動

用恍惚而又陌生的忘情

望斷孤城的春潮

想庭院仍舊深深

大門銅鏽，欄杆清冷

風重必然雨急

暮雲處

再不復樓閣春草池塘

罷罷！據說祖先是書香子弟

也會錦衣歸里

五十年興衰榮辱

中原躍鳥

並刀翦龍鬚

今成荒草與廢井的譜

一個浮萍的季節

苦力和漂泊齊來

檳榔和椰花

拓地的狼尾草

巨變惆悵後

沾滿淚和汗的臭汗

可都成老去的掌故？

脉搏裏始終奔流着一種顏色的象徵

一種忘懷不了的情

但我們也愛逛百貨公司

嘻笑、上學、服兵役

愛收聽午後點唱的英文歌曲

把冷漠掛在臉上

靜聽對岸的喧嘩

季候風的轉向

別論及歷史的變亂吧

過者一霎

喟嘆中

我錯手

嗚然打碎一個假造的夜光杯

顏宏高

井

——童年片斷

夢中常有井一

口

出現

· 阿公手握鶴嘴鏟

揮着汗

我們興奮立於一側

仰慕阿爸鐵的

胳膊

井

已經乾枯

屬於別人

阿公呢

我們的眼睛閃着

· 茫然的問號

· 有一晚醒來

發現自己臥成了一口

井

痛苦掙扎

溫瑞安

屏風四扇門

——圖騰第四部份

一、前生的門

兄弟，你究竟要我怎麼做

屏風四扇門，我都已走過

你恨我、也要恨得個清楚

千般痛楚，風燭殘年

你的恨撼動五嶽也撼動

我最後一所蝕剝的門

你要我怎麼做呵！陽關

萬里，萬里我也曾回來過

一襲白衣，大旋風中的飛起

第一扇門是青山遠遠

綠水悠悠，是前生我們

正討論唱不唱歌時！

綠水長不長流是

綠水底事，山水的事

却與我情同手足

但你爲什麼一定要怨我

怨我遠去，怨我歸來

怨我劍下無情，殺生無

數，且指着我的鼻子說！

兄弟，前生我就對你說過

一句話，哀不哀情是

我的事！我悲傷欲絕

你不知！我只願作

大金殿前，一頭不後退的龍
爪也可以舞，牙也可以張

驚天動地，若不是龍
就誓死不到盡頭！

太原三萬里，里里皆

寂寞，我不惜從前生的

山水，一頭撞開今生的

門，去忍受鮮血流落！

前生破落，不約而同

哀傷唱歌，唱給哀傷聽

兄弟，燈盡人散

我期待的輝煌，只剩下

一座沒牽沒絆的門！

是最後一批寫詩人了

在天殘星稀的朝代

醉走江湖，殘弱的中秋！

兄弟，你是江湖上

最後一個了解人了

如今拔劍，羽衣高冠

却劍劍要洞穿我底咽喉

我退、我守、殘陽

幾度？傷殘千種成了萬種！

兄弟，你勿要逼我

那幾千年未動過的劍

一拔出來，我告訴你

我要那星也移海也抖

我長嘯可以入骨，哀怨

幾千年，幾可以吞海

睡可以屍骨無存！

此生此世，給我一點留戀處

就是處處逼人，也要

讓我見見破落的山河！

倚闌凝雨，倚闌聽雨

凝了幾千年了，雨啊

你對得我住？兄弟

在我千萬征戰中

披血長流，用暗箭

用硝子處處狂攻

你何苦再在背後

一刀斫我？我會信你

會以無數呼喚呼喚你

你爲什麼一定要逼我

走？此時天蒼地老

今生正爲我揭幕

我僧衣翻動，合十身退

爲何前無路，背有

兵追？網開吧，我已

瀕臨死亡，死也死得個淒楚！

兄弟，勿讓我臨行也要拔劍

碎了自己的田農也

碎了自己的江湖！

金殿前，我本是不逃的

龍！紫禁城外，千里

無人，黃昏加細雨

到天涯更加可以點、滴！

拿開你的劍，兄弟

容我以白衣向陽

容我以最後的山河

我寧願鬢髮紛飛

也要打開窗

鬢髮散亂：我寧願

打、開、窗：我寧願

我給你一張霸王符，讓你

同時霸王，同時符！

我已縮手無及，失手

推開了那，第二扇門！

二、今生的門

第二扇門是月暗無雲

烏掠寒極，畫的是一座

廟和廟門。僧推月下？

僧向月下？門，這裏是

第二扇，要追究麼

得從前生起，八八六十四

卦。一卦一卦的卜下去

最後成了八卦，一陰

一陽，太極無限

廟門漸漸開，是廣東音

才能吟誦：「十二欄杆

十二釵，鄉本佳人行前

來，隨身附影何處去？

是人是鬼？請你快出來

金陵年少不懼畏，寶劍

在手，待我挑燈行前來

清音陣陣不見人，只聞

（歎哀傷）

香風——哦，那不正是

白衣人，啊竟是月下看

嬌容，風姿焯約——」（註一）

還未唱完，天下大變

寶劍即沉埋！沉香七十二渡

渡向最淒涼，最淒涼

也只不過是火燒雲

紫霞山，青雲寺

齊齋說聲，此詩難看

是真的嗎？兄弟

還是你故意不看！

我們年青而愚笨，活着

而無所等待！天山南北

越嶺嘶秋。一朵花

才開開就急急要謝了

那書生還是在破廟裏記里：

那陌生的雪夜，竟把

熱熱的想望拱成一堆

冷冷的火。屈膝，盤腿

只見廂房第三，有人走過

髮在林梢，勝雪的膚

沿岸七八十里，側影更美麗

風在林梢，兄弟

我們何苦要爭吵

詩在上一篇，仍是

木蘭舟渡，才一朝

一夕，即成了泣血無淚

的凄喚。你在嗎？兄弟

當日歃血焚旗，自稱

血性漢子，的人呢？

千般追尋，到頭來

落得個破敗的名！

幾夕雲，幾夕月

三年前水龍吟就知道

不止三千里塵，三千里土！

你煉丹，爐已盡燬

在昏迷中必須清醒

時間必回到原來的地方

兄弟，你怎能，仍活在

前生的榮辱中？魂兮九歌

哀傷的是離人淚！原來

追殺者正是被追殺着

手中持刀的人正苦于

空拳赤手！看你今生今世

認不認得出我來！

兄弟，花被春春被花

盛開，昔年樓頂吹簫

的遲來人呵！餘韻

還在不在？你儘是怨我

像我的影子，脫離了我

又成了我黑暗裏頭的刺客

蘇州，京華，無處

不是天涯。客，客呢？

兄弟，迎迎送送，當年

的等待，那穿著青衫的人呢？

在冷冷的風中冷冷的喚着的

不正是你自己的名字！

淺唱低吟，是白衣而非小紅

兄弟，你的乳名只有我叫喚

我一生中，感情的建設

與破壞同樣大，同樣多

天啊，你究竟肯不肯放過我？

而這座門，門該畫上、書上：

削竹成簫，有人吹簫

白衣長衫，這正是：
第二座門！

三、後生的門

第三扇門是發金的魚
幾橫幾捺，中國水彩
彩雲幾筆，完成了美
的天涯。古遠而典緻
生來就要期待
入世就要忘懷

怎能相守？怎能相候？
我們怎能知道，你哭了沒有？

雨那麼大，天那麼黑
又要趕，那麼長的路呵
兄弟，我且有白衣前往
而你呢？彩鳳飛舞，白雲
出岫，蒼狗遊走，兄弟
你走後，我們想醉酒一般
想你，走在陽光下

大草坪的中間，靜思
感覺世界漸漸過去
公轉，自轉，融成一體
兄弟，這只不過換來一笑
且帶着輕視，且拿着刀
問我是什麼？兄弟

怪我種下無根草

怨我前路已絕，後路已無

你真正的那末忍心嗎？兄弟

路行盡矣，月落盡矣

休想毀了我的書，折

了我的劍，踩了我的

白衣，無論你怎樣行

我都會在盡頭等你

在後世的伊始候你

誰是那萬千燈火裏

驀然飛落自青天的宮娥？

誰是誰是，當日挽救你的

掌燈人？那會打鼓的人

擊節讚賞你，那攬你肩膀的人

呢？你難道忘了嗎？兄弟

天色大黯，王城迄今

已無可翻身，容身

你還提着關刀苦苦追我

若我真的停下來，兄弟

你是不是，真下得了手？

割了我的頭顱，經過那座

破落而共眠過的廟，和那

綠水青山的草坡？

你用刀殺我時，會不會

流一滴淚？你怪我千萬遍時

會不會想起當日的允諾

有一絲羞愧？我們生為將軍
死時不必說無聊的話

只是你殺我時，羣妖等着
踏我的屍首，你點不點頭？

兄弟，你已殺了你的神

你唯一的清白，此地無路
我是後生的魂，不贖你

歸去，不稱溫瑞安

而天蒼地茫，海痛苦地枯
石痛苦地爛，你在痛苦地

什麼也不知，像一顆石頭

頑固地擊着浪潮

而頑固也有頑固的好處

世界上的雲，都在染烏

兄弟，我們救不了你

也錯識你了。沒有比騙

更厲害的是騙，我年青時

什麼路也走過，你不必

唬我。我歸來要見你

而你遠去却不見我

我的歌，泣了又泣

唱了又唱；而已成了

最后的感歎！

最後一闕，音盡塵滅

在後生裏，你我管寧

割席！而夕陽冉冉

青山，幾度？千百度豪飲

也不及第一次醉意！

燉煌寫成了歷史

你是不肯定的雲

爲無風也煩憂

爲什麼一定要怨我！

江清時明的是月

野曠時低的是樹

清狂自是無人管

星星眨眼，遠方無船

那艘木蘭舟究竟

究竟航向那兒去？

我只知道，天際有人

已痛苦地喊了我十一萬聲！

而我就要應了，兄弟

這是我最后喚你

如果我要覓你，躲到天涯

躲到城樓，我仍在你身前

天神般站立，持着你殺人的

刀，不應佩的劍

不忍心的傷害，美麗的

摧折。我說過我是

金陵裏不逃走的龍

你逃不出，我法眼下
冷冷的守護。我瞪着眼
死，你也得睜着眼
看着我。而三生過盡
七世尙期。我毫不猶疑
就開了第四扇門：
這是什麼門？

四、什麼門？

屏風四扇門，憑空四扇
大門，魚游滿天，不由你
不驚！心以及心
胆以及胆，江湖
以及江湖，寒以及寒
斷崖下的霜冷
親切地，遠去幾千里！
曲曲折折，後拗前彎
從前生的後門亮開；
正是今生的前門，門閉後
復開，又過了來生的門檻
門門相接，亮了燈，亮了
燭火，却又正是；
前生的門！
成長是一面照妖鏡
許多事懂了的，許多事

以前就懂，許多事，懂
在以後。在風雨殘燈下
兄長你驀然驚覺；
少了個長夜談詩的人！
我一生都在迴轉，輪迴
復輪迴，在妳身上
雲鬢髮簪，美的沉寂
那一記驚悸的流盼！
難道說不欲離去
就是大錯特錯，錯
到每一角落？原諒那
驀前哀哀上香的唱歌人
原諒那大合唱裏
含了淚光的失音人！
大曠野中
無葉的樹
總是有些事
比較不從容
在江湖上，正義很快的人
便列爲被攻擊最多的人
但願我是：衆生裏
最激烈的寫詩人！
啊在那壯嚴的行列裏
是誰人殘忍地退出
留下拭淚的人！

是誰人是誰人

無望地放下大旗

望着海等於什麼也不望？

遙望那三生時

正是春風吹過楊花

陌生的輕薄！十里柳絲

皆寂寞！如今長亭斑剝

冷暖，酸楚，我們

不約而同，打個手勢

領笑招呼？還是沒有淚了？

記得乘風讀詩時

熱淚最盈眶？

記得人傲如筆傲一般

唱歌唱過了陽關！

要傷害我，憑一片箋就可以

何必苦苦等到星空無星時？

恨意難消！而彬彬君子

卻正小人！雲我也要你

落下來！天外有天

我的劍劍花就是法網

難逃你定必

逃，也逃不出我五指山下

一握成雷轟的大石頭！

我沉着丹田，永遠永遠
永遠的抗戰，不屈伏的輕愁！

大悲依然流向，盡

頭，又自盡頭開始

或者看到美麗的窗外

和美麗的窗內。就是美者

？問號劈臉一開頭

痛痛痛痛痛

痛痛痛痛痛

大鑼迎臉敲

擊。我們的歌

在天梢。幕落

燈熄，幕再啓時

燈猶未亮，此時最黑暗

是誰人是誰人

蹲在黑暗的角落

冷冷地親視

靜靜地等待（註二）
完稿于七四年八月十六日

●（註一）：從冒號「：」開始至「：」此段，
必須要以廣東大戲的唱法去讀，否則不
要去吟誦更佳。）

●（註二）：「靜靜的守候」在音節上比「
靜靜的等待」好得多，但「守候」較為
虔誠，段為莊穆，與我原意不同，故我
堅持要用「等待」二字；所以讀至「待
」字時，請拉在音末，主力放在問號的
音節上。

影子和文學

鄭百年

雖然影子並不是我們的肉體，但是，影子却是我們身體的一部份——揮之不能去，踐之不能離。不管我們去那裏，做甚麼動作；它永遠跟隨我們，如血肉之於身體，如毛髮之於身體。當你唱歌的時候，它和着聲伴和你歌唱；當你漫舞，它隨着你伴你婆婆；靜靜地、默默地，幾乎不讓你留意到它！影子長得人漂亮，也長得人苗條，更長得人多情！當你跳舞時，它旋轉、搖曳得比你還婀娜多姿，不但如此，它甚至分散成模模糊糊的三三兩兩，環着你載歌載舞，你會比它多情嗎？靜謐的夜晚，當你在園林裏散步賞月時，你會發現影子長得比你纖瘦，它長長的身體拉到七呎之外去；你也會發現影子長得模糊，模糊得如霧中看花，如池裏觀月；你有這麼苗條嗎？你比得上霧中花、池裏月漂亮嗎？影子比人還漂亮，朦朧、文靜、飄逸；比人還苗條，纖柔、嬌細、多姿；比人更鍾情，更能够比翼雙飛！它是美的化身，是神祕、朦朧、感情的聚合點。人類缺少了影子，就譬如美女缺少眉毛一樣；儘管有瓜子臉，儘管有櫻唇挺鼻，也儘管有明媚的眸子和皓白的牙齒，少了一雙柔細如柳葉的眉毛，就是不能够入眼！人類沒有影子，是人類一項無法彌補的大損失，人類文化藝術也將失去

一部份的光彩。

早在莊子的時代，中國文人就體認影子的存在，並且賦予它豐富的情感。在莊子這部書裏，就有好幾處提到影子，漁父篇有這麼一則寓言：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

影子儘管不是我們的血肉，但是，它却是我們一部份的軀體；它靜靜地跟着你，它緊緊地訂住你。你越想擺脫它，它越是緊跟着你——莊子告訴我們，除非你「絕力而死」，影子是離不開你的。影子存在的受承認，莊子似乎是第一人

爲影子賦予豐富情感的，也似乎要數莊子爲第一人。莊子寓言篇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說：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謏謏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子，罔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又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語譯〕影子的好幾個影子（影外微陰甚多，故曰衆），問着影子本身說：「你先生呀！剛才俯着身，現在却是仰着身；剛才你束着髮，現在却是散髮披肩；前一陣子你是坐着的，現在却在起身；前一陣子你在散步，現在却站住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影子麼回答它們說：「區區的小事情，也值得你來發問嗎？我儘管有這些動作，却也不知道爲甚會有這些動作。我是蟬殼嗎？是蛇皮嗎？好像是而却不是。遇見火和陽光，我就聚集而出現；陰暗夜晚來了，我就辭謝離開。火和陽光他們，是我有所等待以便生影的嗎？可是，我尙且還另有所等待的呀！（指形體而言。有火和陽光，並不足以產生影子，還必須等待形體，所以莊子說還另有所待）！形體來了，我就和它一起來；它去了，我就和它一起走；它徜徉活動，我就隨它徜徉活動；只是隨着它徜徉活動罷了，又有甚麼好問呢！」

這段寓言非常重要；第一、他假設「影子」和「影子的影子」的一問一答，把「影子」和「

影子的影子」人性化，影子是人，能言善語，而且有情感，爲中國影子文學啓開一條坦途。第二、影子和形體是分不開的，在火光、陽光下它存在，在陰天、夜晚裏，它也是存在的！莊子這一說法極富啓發性，文人騷客在深夜寂寞的時候，很容易就由莊子這一說法而聯想到另一位忠實陪伴者——影子！於是，文人騷客的文學靈感由此而生，由此而流現。

除了上述兩個要點之外，莊子還把影子美感化——人除了影子之外，影子本體還有好幾個影子。在燈光下，在月光下，你的影子並不只一個；影子的輪廓是模糊不清的，是含含糊糊的，似乎是一個，似乎是兩個，也似乎是三個四個！如曉晨之輕煙，如冬夜之白霧；是人形，却無人間煙火味！那就是影子的影子了。唐代段成式寫了一部《酉陽雜俎》，在廣知篇裏把「影子的影子」及「影子」合在一起，並且細分爲九個，爲它們取了九個名字：一右皇，二魍魎，三洩節樞，四尺龜，五素關，六魄奴，七竈公，八亥靈胎，九不記。「影子的影子」在有、無之間，在真實、虛幻之間，段成式把它們加以真實化，反而失去了美感；也破壞了影子文學在這方面所蓄有的靈感，可惜。

陶淵明似乎是第一位吸取了莊子的靈感，爲影子文學寫下動人的詩篇。陶淵明有三首五言詩，第一首題爲「形贈影」，第二首題爲「影答形」，第三首題爲「神釋」；三首詩前後連貫，總題是「形影神三首」。第一首「形贈影」寫的是形體不勝人生營營的苦役，規勸影子不必爲此也勞苦自己，應當及時樂；原詩如下：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

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

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恹。

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語譯〕天和地永恆不朽，山和川也永遠沒有改變的時候；即使賤如花草樹木，儘管它們會枯萎憔悴，只是遇見春霜或晨露，它們仍舊會欣欣向榮，再造生命。我們說人是萬物之靈却偏偏不能夠如此；剛剛看你還生活在人世間，突然你就離開了，永遠再也沒有回來的時期！只覺得一個相熟的人也沒有，親朋戚友們又怎麼會想起你呢！遺留下的，只是些生平用過的東西；環目四顧，悽涼得不禁淚水奪眶而流！我毫無修煉成仙的本領，遲早也必

定離開人間世，您難道還懷疑嗎？希望您（影子）牢牢的記住我一番話，得到美酒就及時行樂，不要隨便推辭呵！

這是一首傷感的詩；陶淵明假借了「形體」，把他淡淡的哀思、輕輕的悲情貫注進去。「形體」婉轉規勸「影子」，得酒莫苟辭，行樂須及時；所謂「形體」也者，其實就是陶淵明本人——一個赤裸裸的陶淵明的自我寫照；在這一層境界裏的陶淵明，僅僅是一個平凡的讀書人，他傷生，他借酒澆愁。我說「形體」是第一個陶淵明。

第二首「影答形」，是「影子」回答「形體」的問話；「影子」不贊成「形體」行樂須及時及春的論調，以爲人必須以立善爲最高目標。原詩說：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

與子相遇來，未嗜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

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語譯」身爲影子的我，是和您（形體）與生俱來的；我不但沒法子談得上永遠保存我自己，也談不上修身養形，使我歷久而不滅。我雖然盼望修煉成仙，奈何我無法離開您獨自去學習！自從我跟隨您以後，從來就沒有一天和您的悲歡有過差異。您以爲您在陰暗的地方，我就離開過您嗎？其實不然，只要您站在太陽光之下，立刻就可以發現我永遠沒有離開您。我們這樣相隨相伴的情形是很難長久的；有一天，我們都會隨着時間而一起幻滅。只要您離開，我也就滅沒了！想起來真是令人長太息！人生變幻無常，還是做些善事，把我們愛護人類的心意留在人間；我們怎麼可以不自勉努力呢！雖然說酒能够消散憂愁，但是，假如我们能够立善人間，不是更好嗎？

陶淵明從一個平凡的讀書人跳進另一個境界——儒家學者。「影子」回答，「形體」，學仙無路，澆愁非佳，還是「立善有遺愛」！「影子」是儒家學者的陶淵明，它有進取心，它要爲人間做一番事業；這是第二個陶淵明——儒家性格的陶淵明。

題名爲「神釋」的第三首詩，是一個總結論；這首詩非常重要。先摘錄下來：

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

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

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

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譯語」造物之主沒有任何偏私，在他之下的萬物都各有自己盛衰的道理和命運。人類所以和天、地並稱爲三才，難道不是因爲我（精神）在支持着嗎？雖然我和您們並非相同，但是，我們是生下來就互相依附着的。命運的好和壞，我們都緊密的關連着；我們怎麼能不相通心聲？三皇雖是立善的大聖人，然而今天在那裏了？修煉得有八百多歲的彭祖，也沒法子實行他的長生不老的理想。年青人、老人家，總有一天都得過去；聰明的、愚蠢的，也逃不了這個規數。誠如「形體」告誡「影子」每天每天喝醉，或許還可以把傷生的憂愁忘掉；但是這做法不是會把你的身體搞壞？或許如「影子」答「形體」多做一些善事，留些溫暖在人間；但是你在世時誰會來贊譽你？傷身是徒勞的，我們應該順着自然而去！在造物者的大洪流中，我們安然地順流而去，不必喜悅，不必憂傷。時間到了盡頭，我們就收拾形影加以結束，用不着有甚麼思慮的。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這是陶淵明！這尤其是莊子！葉夢得說過：「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耳。……此公天姿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這三首詩是一連串的，缺一不可；每一首代表一個陶淵明，而以第三首才是最高境界的陶淵明——從平凡讀書人跳到儒家學者，又從儒家學者跳到莊子境界！陶公性格的變化和遞昇，難道不是依循這條路線進展嗎？

陶淵明從莊子寓言篇影子的故事（齊物論也有此故事，文較略）攝取靈感，然後自己另創造「形體」和「精神」（心），模仿莊子的文筆，一問一答地把他的幾層性格、幾股思想以及自己的境界的遞昇，清清楚楚地表達出來。「形體」有情感，「影子」有情感，「精神」也有情感，皆能言善語——都是陶淵明的化身！沒有莊子「影子的故事」的話，斷不會有陶淵明這三首詩。陶淵明有這三首歌，不但可以讓我們了解陶公是以莊子境界爲最高境界，

也可以讓我們了解，陶公清楚地告訴後人，他的思想和性格，是逐漸提昇、逐步磨煉出來的。「影子」固然是微不足道的遊戲物，但是陶公這首「形影神」却決不是遊戲文章。

到了唐代，酒仙李白對影子也有偏愛；他以豪邁的筆調寫下了「月下獨酌」，為「影子文學」增添了許多光彩。他唱道：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逸雲漢。

李白善於舞劍，他一生就很喜愛帶劍漫遊。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說：「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可見他對劍很有偏好。李白愛喝酒，更愛對月長歌；當他喝醉酒時，他會把月亮當作情人地一問一答，和她打情罵俏，甚至於要去擁抱她——李白詩篇談到「酒」和「月」，多得讓你覺得李白是多情種子！可是，李白也很愛「影子」；從這首詩來看，李白在月下舞劍時，常常是和「影子」對影成三人的！月亮、李白、影子；一個在天上，一個在人間，一個在地上，成爲一條線上的三點。這三點必須有一件東西來溝通，這東西就是——劍！當他歌的時候，月亮爲他的歌聲陶醉徘徊；當他提劍漫舞時，影子左右婆娑、前後環遊——月遊戲着影子，影子遊戲着李白！這時候，月不再是月，月是有情感的人；這時候，影子不再是影子，他是有情感的人；這三個人，在酒的催迷下，同交歡，永結無情遊！假如人類沒有影子的話，李白怎麼會產生如此動人的詩篇！爲中國文學寫下如此燦爛的句子！

宋代的蘇東坡，這位中國文學界、藝術界的全才，對「影子」也有特別的偏愛；他那首有名的「水調歌頭」說：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

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

里共嬋娟！

蘇東坡是神仙小說幻覺最重的一位文人，他的前後赤壁賦、念奴嬌、永遇樂等，無不充滿神仙小說家幻覺的氣氛。「鐵團山叢談」說過蘇東坡就會一面歌「水調歌頭」，一面月下起舞，舞畢，長嘆曰：「此真神仙矣！」蘇東坡愛月，也愛酒，此外，蘇東坡也愛和影子共舞。「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當影子淩淩亂亂地伴着你漫舞時，你會覺得，影子是美女，影子是天仙；這個時候，難道還是人間世界嗎？

蘇東坡還有另外一首短短的散文，也是和影子有關係。「記承天寺夜遊」云：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這是一篇很短很短的散文；前後不及一百一十個字，但是，這篇散文的氣氛很雅，境界很高！假如蘇東坡那天晚上去散步時，有月色，有張懷民，有竹柏，徧徧沒有竹柏的「影子」的話，那麼，我敢說蘇東坡絕不會有靈感寫出這篇千古不朽的短文！蘇東坡固然說「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是，蘇東坡才不會說出那神秘的「何處無竹柏影」呢！

「影子」是中國文學的靈感；莊子才華橫溢，把「影子」人性化，賦予豐富的情感；於是，這黑模模、纖瘦瘦的移動物就活躍在中國文人的腦筋裏。它能對話，能共舞，能交橫，它雖非中國文人之血肉，却是中國文人軀體的一部份。透過它，你可以看出，陶淵明的影子是陶淵明的影子；李白的影子是李白的影子；蘇軾的影子是蘇軾的影子；清清楚楚，分毫不爽。在中國文學裏，「影子」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國文學靈感裏的一顆寶石。

參禪悟道

黃潤岳

近幾年來，我常會失眠，於是便買了一架袖珍錄音機。午夜夢迴，插上耳機聽音樂，慢慢就重入睡鄉。

從去年起，我的神經衰弱症有復發的徵象。聽錄音機不能入睡時，便起牀來作用手運動，甩了幾百下，身心已倦，好夢易捨。

做甩手運動有一個難題，那就是摒除雜念。照甩手書上說：兩眼向前平視。兩眼睜開，甚麼雜念都一齊湧上心頭，亂極了。有位朋友告訴我：你心想丹田，便可靜如止水。可是，我兩眼前視，心中一直無法想到丹田。不要想甚麼，卻甚麼都想起來了。

接下來，甩手又不能使我安眠，便有朋友教我靜坐。早在我讀中學的時候，我的注意力不易集中，脾氣暴躁，我的母親就會要我坐香——點上一枝香，雙膝盤坐，心裏面不要想任何東西。可是，我坐不上一分鐘。我的表兄再教我運氣——靜坐時，一呼一吸，心中假想這一股氣在體內運行。當時覺得這玩意倒蠻新鮮的。後來因為我的心臟瓣膜閉鎖不全，不能受刺激，不能激動，我必須控制我自己的情緒。我以老莊思想來改變我的生活態度，根本用不

着靜坐。過了一二十年，我的心臟病竟以精神控制治療，獲得了復元。

我患神經衰弱是十二年以前的事，依賴藥物，前後延續了兩三年。想不到最近這毛病又重來了。我的那些醫生朋友，都不贊成我服用藥物，最多是服點鎮靜劑。這鎮靜劑一點也不發生効力，套一句老話：羣醫束手。有一位校友是醫生，他對我說：所謂神經衰弱，也不是可以輕易拿來用的。我不想和他多辯，因為他還是初出茅廬的。我和多少精神病專家談過，我自己也看過許多專題論文。

我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天塌下來的大事，我可以忘掉。不為物累，不為名憂，不愁衣食，不煩兒女，不究過去，不夢未來，不爭政教，不要第一，不怕吃虧，但是，我仍會睡眠不安，問題就複雜了。

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的潛意識不易受控制。你別想甚麼，而甚麼都會湧上心頭來。我想：這就是所謂人的靈性罷！

中國詩人中，有性靈派。到底甚麼是性靈，我也不甚了了。大概比較超然一點，一切發乎自然的本性。這和人的靈性不同。

靈性包括情緒、思想、記憶……等一大堆東西，也許這就是人與禽獸之分野。人既然是人，要做超人，的確很難。有人用極其堅強的意志去控制自己的感情與反應。有人以哲學思想來自外於凡人。於是，就來了修養問題。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家也好，都要參悟。出自本心！我有一位朋友，是基督教的長老，他勸我多作祈禱，一切訴之於上帝。與上帝對話，向上帝投訴，求神給予信心和力量。靈性的修養，用神人之間關係來直接溝通。我另外有一位朋友，對瑜珈術有研究。他告訴我：要集中注意力，心不外鶩，莫過於以本身為中心，「我」如何如何。

如此一來，便有三種不同的方式：第一是自己參悟去忘我，第二是與神相通以忘我本身的煩苦，第三是我就是一切，忘記其他。歸結起來，仍是「我」的關鍵。

「我」與人相對，也與物相對。要參要悟，便是「我」與「我」相對了。我看了許多有關靜坐的書。從因是子靜坐法開始，日本有禪，佛家有入定，道家有內功，走江湖的還有另外一套延年益壽之道。最近還有所謂科學的靜坐法。一看書，問題更多，例如盤坐便有九十

六種，摒除雜念之法有廿六種。愈看就愈糊塗；愈看也就愈神秘了。

總之，要「我」外於「我」，真正是不知如何下手。因為潛意識的活動，不僅不易控制，而且是始終是不止不息的。所以在我們的腦海中，時時都有意念，不易排除。甩手也好，坐禪也好，瑜珈也好，都是以摒除雜念爲主。這就得靠訓練了。

到了心如止水，全然忘我，自然而然地便有一種境界。釋迦牟尼和耶穌都會有過這麼一個淨心的階段。

打坐有所謂走火入魔，也就這某一種意識或意念或印象，滯留在腦海中歷久不去。我從此道，爲時不長，都不免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於是，我又想到現代這種生活環境中，那有能使你「靜」的機會，連夜深都有市聲，豈可聽而不聞？果真入定，突然一聲車響，使你精神忽然遭受一擊，這就弄巧反拙了。有一次，我忘了關鬧鐘，鈴聲一響，我不免遭受震驚，嚇出一身冷汗來。從此以後，那怕是靜坐入定，我仍得保留三分意識，以應付意外。這樣一來，又怎能會有成果？別講參禪悟道，連靜坐不免受到干擾。搞這些玩意，也就只能適可而止了。

晚風

新雨之後，她立在窗畔，微掀起窗帷，迎着晚風，放眼在樹牆外的晚來黃昏；每一根樹樑，膠貼在魚黃的暮景上，隨着暮色的老去，割裂成一塊塊的晶片，彷彿七巧板似的，布滿在天際。此時，晚來風急，她微一震慄，放下帷帘，一個人頓坐在橫廳的軟椅上，眼睛放在收拾停當的行篋。逆着窗外的夕光，室內頓時暗淡起來，雨色瀰漫四遭，樹梢的一記殘葉，當風飄逸，順勢流入廳室，在她的頂際略一迴旋，眼前一黑，垂落在腳底，她拾檢起來，橫在掌板上的軟葉，滑油油的，反映出一點夕光，投落在她的眉目上。此時較諸平日，清靈的眼睛呆鈍得多了，要不是有一點朱紅的唇色，這張臉在黝暗的廳堂，真不是一下子自外處走入的人，一時辨認出那軟椅上，呆直的坐落一個女人。

也許，這日來的勞累，使做男人的都感到渾鈍了。他自外室走入，一時脚滑，幾碰在橫放在廳中的茶几上，幸好收住勢，把身體穩住，眼前驟亮，她早已扳亮牆几上的罩燈，一室通明。她站在牆面上的身形，彷彿一幅單身的畫像，鮮明的掛在半空；他認真的看著她，浮凸的一身夜服，湛藍的，全襲環綴著花案，一個聯一個，像水珠似的浮沉，腰肢上扣一個活結，蝴蝶狀的攤開，見得出這女人，即使最黯淡的時候，依然是一見即攫住你的類型。

他把眼光移在一箱籠的行篋上，輕挪脚步，把身軀倚在較高的箱篋，回頭看著那回復坐在軟椅上的女人，頗有難抑的痛楚，把手指在行篋上摩挲，無意義的動作，來來去去，良久才開腔說：「想不到妳真的要走。」說著，把衣領上的花結解鬆，順手梳理頭上的頭髮，額際吊著一道髮梢，隨着眉目的聳動，一跳又一跳的擺蕩。「我們不能再談談麼！」邊說，邊走向她。這時候，夜色四攏了，叢林之外，已傳來蛙聲，響徹徹的傳到裡開來。

「好幾年了吧，噢！」他微一愕，把頭垂低，髮梢在眼角上攢動，「我們結婚都五年了！」他才像驚醒似的，彷彿這才記起。「我給妳一切，這是我的責任，我還欠妳什麼？」說完，頓了頓，把領上的花結握在手裡，抬眼看著她。見到燈影之下，女人埋在軟椅上，那湛藍的衣服，一下子像把她縛住了，整個人呆定的坐著，眼光放在空處。不久，才扳過頭，向男人淒厲的一笑，又把眼光回復空處。——男人擰住花結，愈擰愈使力，手根上的血絲都漲紅了，「妳還要離開我！」他舒了口氣，把臉轉向窗外。風來急了，垂帷浪似的漾動，直吹得人麻木。他站立在窗緣，回頭對她審視，然後平情地說：「在庭園走走吧，也許這樣的風，能使我們清醒。」她喟然的嘆口氣，抬眼戶外。門牆那邊，送來亂蛙的叫聲，聲聲敲在心头，誰也不知道她心裡想的是什麼！

沿臺階走，好一段路就是庭園的盡角。那是一泓池水，冰寒的月色，漾蕩的浮在水面上，照到她把脚踏踏在池水邊，外披一件風衣，把湛藍的衣服藏在胸懷內；斜送來的燈火，像把她唇角上的朱紅點亮了，在黑夜中光燦燦的亮起火花。「這地方真好！」他隨在背後，忽然這樣說，其後無謂的笑笑，他想不到居然她這樣答：「這還算你的家，快兩年你沒走過這池上了。」他兀的把脚步收住，兩手插在衣袋裡，風來的緊，一時也收不住思緒，不知應該說些什麼，只好乾巴巴的向她看，然後望著遠處。越過叢林，無言的樹木在黑夜下，寒風中，微微的左右款擺，「妳聽，哪是什麼？」原來送來的是樹木相軋聲，很脆朗的橫過夜空，傳到此來，震得池水上的漣漪都繁頻了，「這樣的夜，這樣的風，好久不會了。」好像很感慨的模樣，事實上，他好久無此逸趣了。一個人到了中年，好像除了工作，什麼都不注意了。他想著，偷眼望著她，只見她側臉的鼻脊上，閃閃光的吊著淚珠，那一頭的垂髮，深深的埋住了她半個臉，若要看清她的表情，非緊走幾步不可，但他竟放慢脚步，把視線放在她的背

脊上。迎風而來，她的髮絲往後扳，像對他招手似的，一漾漾的擦撥他的臉龐。

「這是了。」他戰指著一棵樹，然後比她先走一步，趨身向樹身上察看，「我們的名字就刻在這裡。」但月色灰暗，使力也找不出所在，「打火看看。」他自懷裡掏出打火機，一擦再擦，才把手掌撐著火光，赫然在樹幹上，赤烏地顯出倆人的名字和年份，「亦看看。」他若喜地擰過頭，正面看才看清她的眉睫上，沾着一排淚花，沿頰到唇角，一道已風乾的淚痕，清明的貼在臉上。「你和我的名字！」她靠近火光，趨前細看，才綻出一絲笑意。這給她的回憶不少，如湧的往事，潮般的衝上心頭。——那年春夏之交，陽光明媚的使人忘憂，他倆騎着自行車在近郊處遊樂，年輕人應做的他們都做了；越過那山頭，就是火車落隧道的入口，他們每趁着火車入隧的時刻，側身貼在磚牆上，享受那故意的緊張和恐怖；列車轟然的擦身而過，近在咫尺，那况味是誰也不能形容的，過後她的臉色變成鐵青，旋之又回復緋紅，那刺激足夠她一生回味的。那日子唯一的表記，是鐫在樹身上的一雙名字，歲月能催走一切，但有些事竟也催不走的，這些就是。

這是今夜來，在寒涼的風光下，她認真的笑了一次。女人就是如此，只有最感情的時候，才笑得美的！他輕捷地抓緊她雙手，空氣很涼，夜色更厚，樹林處軋軋聲響，撩起他們的逸興，順著路勢，乘著星光，往山後的火車道奔去。只見夜濃風勁的郊野，唧唧蟲聲，倆人的身影，一長一短的在山路上起伏。走得倦時，才倚在木樹上歇息，展眼望去，不遠處兩道晶光的鐵軌，自此及彼，向盡處的天際延伸。

「這就是了，亦喜歡的！」他指著那路軌，很認真的對她說，「火車嘟嘟！記得麼？」他拉直著臉，作一個憨呆的表情。這使她笑得很開朗。夜風送來，她毫不畏怯的把風衣甩下，並且很自然擦動手指，把他上領的紋鈕扣正，才拖着他，一直往隧路口奔跑。「火車幾時到？」她走得快，氣喘咻咻，兩際的鬢髮，在風湧下飄來送去。「半刻鐘會到！」他好辛苦才看清時錶，走著說著，二人不覺立在隧道處，對着黑墨墨的洞門，說不出的感覺，油然升起一種情緒，是婚後五年來，第一次感覺得到的。「我們沒有損失什麼。」他說，並拖着她的手，坐在一塊枯石上。月影乍明又暗，雲氣流得極快，像萬象多變的世事，瞬息間多種面貌。

「五年還不够瞭解一個人？」他說罷，走向山陡處的一叢樹下，兩人隔着一道空闊，彼此都看得很清楚。「還不够麼？」他昂聲地問，並把雙手揮動，聲音透過山巒，到彼處折回，連環似的引起迴響。她看著月色下的丈夫，也許她誤解他比瞭解他更多！旋即低下頭，讓一頭長髮把她的臉盤藏匿起來。半刻，才抬頭向外看，一直矗立著的丈夫，背後冉冉地升起一重霧氣，形象凸顯在眼前，盡處林葉莽莽，落木蕭蕭，此番景象又真又幻，她一時掩抑不住，埋臉在掌，啜泣起來。「讓我們重新來吧！」她繼續把話說完，才感到一變溫熱的手，很燙貼的伏在她的手背上。——這時候，遠風送來了一陣嘯聲，二人對視片刻，即時向墜道口馳去，剛併立在磚牆上，風雷緊急，天撼地震，一輪列車在他們跟前滑過，往後，他們睜起眼睛的時候，見到留下的一尾煙氣，在晚風中迴旋，良久方才散去。四野旋又寂然，先前的一切聲響又回復伴奏，只有他倆人走在山坡下，向來處奔去，脚步嗒嗒的擊碎寂寞。

（七四年末）

箱子的傳統

他們說，從前，其實也不見得很久前，有一個姓耶名穌的傢伙誕生了。如果他沒有死去的話……（他有沒有死我實在不敢肯定，不過，他老子的死訊確已被哲學家肯定了。但有一些節外生枝的傢伙說他是他老子的化身，真是他媽的混蛋，連老子和小子的分別都搞不清楚），對了，如果他沒有死的話，那麼，爭執發生的這天，正是他一千九百九十九歲的生日。在這段不算長也不算短的歲月裏，他當然已幹下了不少好事。火山已爲他打了不知多少個噴嚏，地形也爲他易容無數次。唯一沒有改變的，是經線與緯線。那個時代，每當週末，人們都喜歡飛到金星去渡假，參觀化石博物館，伊甸園的複製品，俯瞰白宮，天安門，紅場等等。

一千九百九十九年的「聖誕日」，一隻太空船從格林威治以東起飛，另一隻則從格林威治以西起飛，同作繞地之行，以慶祝「聖誕」。這樣的安排，主要是使兩個船長沒有任何優越感。同時，聯合國正在繼續其開了七個半月的會議，七百多個國家的代表正圍着一張圓座，熱烈地討論着煉尿成奶的細節問題。聯合國秘書長正聽得打瞌睡。

在東經一百八十度（也就是西經一百八十度）的一座小島上，一間很平常的屋子裏，幾

個很平常的人正發生一場很平常的爭執。

人物出場。

舞台中央擺了兩個方形木箱，排在一起變成一個矩形。最近，他們時常都發生一些不必要的爭執。因爲在那個奉行「無政府主義」的小島上，實在是沒有甚麼值得爭執的。他們之所以爭執，主要是想藉此提高思想水平。他們，對了，就是他們六個人，1是政治家，2是藝術家，3是歷史學家，4是無政府主義的最狂熱信徒，5是宗教家，6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投機分子。這天黃昏，屋外，天空的雲霞抹成一種很難看的紅色，氣壓很低，大概第二天會下雨。屋內，燈光並不太亮，1 2 3 4 5 6圍着木箱坐下，幕啓。

1：我們這種坐法，一點也不文明？違反政治道德的標準。

2：我們要有圓桌，才能表現出我們之間的融洽。這是精神問題。箱子實在表現不出甚麼精神。

3：不，箱子是我們先人遺留下來的偉大傳統，是人類歷史的象徵。自黃帝以還，代代都有天子，我們又怎能沒有箱子？

4：只要我每天夾得到菜，圓桌或箱子根本沒有甚麼差別。

5：是的，我們一定要有箱子，就好像我們不能離開上帝而生活。上帝是我們的牧者，箱子也是。

6：聯合國也有秘書長。

3：對，美國有總統，中國有主席，英國有首相。這些都是歷史人物。所以我們這個矩形應該也有一個領袖……

6：那便是我。

5：不，是我。你們這些魔鬼的門徒，你們曲解箱子的傳統。你們濫用人權，誣蔑箱子，誣蔑神明。

1：誰是上帝？聯合國有秘書長，不錯，但那一個人沒有父母呢？但聯合國不用箱子，聯合國開的是圓桌會議。

6：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有否決權。

5：至高無上的主啊，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錯的。

2：那一位「主」？尼采的仇敵是吧？對了，那天他死時還是尼采走來告訴我的，後來還是大家出力，才把他兒子養育成人。

5：啊！耶穌，主耶穌，請以你的光輝照耀我們，指示我們吧！

2：這算那門子文學？總之，我們要的是圓桌，圓是美的最高表現，我明天便去訂製一張。

3：我要箱子。

5：我們不能接受圓桌，那是叛逆。

6：我們坐箱子，我是領袖。

4：那裏有位，我就坐那裏。

1：我們坐圓桌，圓桌是民主的象徵，沒有階級之分。有箱子，就有階級鬥爭，有階級鬥爭，就有革命。我們不要革命，我們要寧靜的生活。

2：有圓桌，才有藝術。一旦有箱子，藝術家便喪失自我。

6：如何證明？

5：天啊！我們應當到森林裏去，看上帝創造的美好世界。上帝花了六天六夜，苦心孤詣，慘澹經營的世界，而今被你們這些魔鬼的門徒污染。我們應當到一座原始森林去，欣賞上帝的偉大，洗滌你們的污穢，讓你們懸崖勒馬。

1：那兒有毒蛇，有猛獸。

2：也有禁果！哈哈！妙極了，到森林中去。

1：最好是到森林裏的一座山上，讓我們在山上對坐，習禪。像我一樣，從山上走下來，大徹大悟。查拉杜斯特拉如是說。這才是文明。文明是一種信念，不信之則不文明。圓桌是文明的象徵，箱子則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是帝國主義的象徵。箱子是傳統，但却是腐朽的傳統。當然，我們不能沒有箱子，正像我們不能沒有傳統。沒有箱子，就沒有圓桌。但是傳統腐朽時，便應拋棄。或者留在歷史文物館供學者研究參考之用。因為箱子已不再適用，正像上帝的權勢已經式微一樣。我並不反對宗教，我甚至堅信宗教的永恆性

，因爲人都是怕死的。但箱子所能發揮的作用已太過拘限，它不能對政治，對藝術起輔助作用。只有圓桌才能，圓即渾圓、圓融。箱子則嶙峋。唯其圓，始能平等，這才是民主的真精神。你是主席，我也是。你是神，我也是。這才是真正的階級均等。箱子是封建主義，是帝國主義。

3：不，不。箱子是人類進化的象徵。沒有箱子，便沒有競爭，沒有競爭，便沒有進步，沒有進步，便沒有歷史可言。所以箱子是歷史，不可抹煞。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箱子是傳統。不錯，傳統可以改變，但傳統必有其不變之本質，箱子便是。箱子是人類精神的表徵，文化的根源。箱子是人類行爲放諸四海的標準，道德的標準，藝術家的鏡子，政治家的聖經。

1：圓桌才是人類文化的根源。世界歷史是反封建與反帝的歷史，所以是反箱子的。箱子要是真的萬古長青，安全理事會也不會開圓桌會議。聯合國秘書長也可以獨自決定要不要煉尿成奶，而不必召集七百多國代表連開七個半月的會議，金星上的化石博物館也不必把箱子擺進去供人憑弔！

5：聖經才是我們所應當奉行的。上帝的話耶穌的話才是真理。信耶穌得救，信耶穌則真理與我同在。真理才是文明。所以聖經永遠不會被擱進博物館。

4：只要我有得坐，有的吃，箱子或者圓桌都是一樣。

.....

這六個人於是圍着箱子吵鬧鬧，爭辯不已。最後，還是那位無政府主義者提出了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建議：原則上，大家應該同意訂製一張圓桌，但箱子也不可棄之不用。然後採輪流制，大家一星期使用箱子，一星期使用圓桌，並各自比較箱子與圓桌之優劣，將之記下，三年後再作決定。結果政治家，藝術家，歷史學家與投機分子都贊成，宗教家棄權。這時東方已呈現魚肚白。雨開始下着。

幕下。

七二年九月作

七四年九月續

一個患上戀海症男人的癡狀

他冒着烈日的芒刺。騁馳了二十多哩，此時正臨風面海，海濤一次又一次的淘洗着他的孤寂。

坐於室內。驚覺四壁露出它猙獰的臉，迫向他，以千噸的靜穆和孤絕。室內其餘的人遂逐漸變形，先是面目模糊，及後是身軀及四肢的變異。他喉上千鎖，下咽時，衆鎖鏗鏘有聲。他無奈地坐看室中的異變。頃刻，室中有巨蛋數個。空氣先是糊狀，繼而成一種溶漿似的，浸着他，浸着巨蛋們。隔着漿狀的氣流，聲音都自絕了，他透過那層模糊，發覺蛋眼的青光都集中向他。一陣冰冷自脊尾併然干起。蛋眼青晶，一足一撥游向他。驚恐活活將他噬下。巨蛋冷冷的將它的鋼尖口器刺入他體中，猶如他無情的將水草插入那甜美的冰棋琳一般。他沒有感到痛楚。或許他的心已麻木。他看着殷紅的血流透過針狀的口器流入蛋的體中。蛋眼呈甜美狀。他咽下一口唾液，千鎖又擾起一陣陣鏗鏘。蛋們一面在品吸着他的血，一面以它的爪足交談着。四壁都封死了，沒有門，沒有窗。光不知從那裏來，全室都亮着一種不似真實的亮光。漿狀的氣流自動性的緩流着。他坐着的椅子不知何時已溶解于氣流中，三隻巨蛋的巨針嘴插于他體內，支着他的平衡。每一陣的下咽是一串唧噥。他浮白的眼，看着自己的軀身像一個洩氣的球聲一般乾扁下去。他掙扎着，舉起他的手，拼下最後一口氣往喉頭一扯。千鎖竟出乎意料之外的輕而被扯落，連帶着整個喉結。喉管中，竟噴出一個海來。

於是，他突然瘋狂似的患上戀海症。

在海湄，他又一次的俯拾他那破碎了的影子。一片片的將它重新拼合，看看那個自己是怎麼一個樣子。落日在他肩上，徐徐將彩霞燃起。迴看前塵，那些頰臉，那些所謂親人，竟飄渺成煙雲。海，延至無際，他蛤蚧似的石立海前，風刮過他的耳，却响起數聲清寡的鷹嘯。驚覺，自己的戀海症早已深根難癒了。

振眉兩章

狂旗

文學中常常表現的是這兩種題材：寂寞與不平。「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是寂寞，「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仍是寂寞啊寂寞。「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愁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是不平，「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仍是不平啊不平。是這種寂寞與不平，讓江水般的歌，日以繼夜的自江湖傳來。歌聲悠揚，歌聲悠長。歌聲悠傷。彷彿有那麼樣的一個故事：故事漸漸不止一個。有游俠一般的少年揮着行囊踱過日暮的長街。有愛思想的少女在火爐旁靜靜地看向窗外。故事裏總有遼遠的深山，翠綠的森山，和那一群可愛的笑臉。多麼親切，多麼令人深深撼動啊！你想起來抓住它：你的手搭在一位心愛的妹子的秀肩上，她忽然扳着帶血的臉孔，狠毒地瞪向你，你踉蹌踉蹌往後退，看着她的身子像在漣漪中的倒影般切斷了三截，每一截都是他們熟悉的身子……你大叫翻起，他們呢？他們呢？他們在哪裏？你只看到，牆上那一壁奔馬，在黃褐的宣紙上四蹄飛揚，黃塵漫天，似在很遠

很遠的地方，向你奔來，帶着赤鹿、洛書、河圖、玄鳥趕來，又飛砂走石的越你而去。你定睛看時，馬匹仍在，而那幅畫，是昔日十聯文藝研究會的兄弟們贈於你的。

你愴然地爬起了身：他們呢？他們呢？爲什麼一個親愛的妹妹，也分成了三截？他們是在很遠很遠的青山，那兒正有狼煙直冒，你看那翠峯上，濃煙不斷，旋轉着旋轉着，是那群江湖兒女，被困九州中，正在設法求救？你應該去的呵！軍令既出？君何忍住？那受傷的馬，那受傷的王，那馬聲嘶鳴，哀而淒厲！王呵此刻是否在日薄西山的槐樹旁，希望他最偉勇的將軍策馬而至呢！可是你又怎麼能啓程？大霧瀰漫江上，蘭舟無從催發。日暮了，暮靄沉沉，滿天滿江都沉紫一片，我要點一把火，衝上陣去！天下的弟兄們啊，準備你們的劍和刀，備好你們的馬和船，我要來了！

那一個古遠的年代，曾經有刀、有劍、有意氣風發的英雄年少，有筆意飛動的高士大夫，而今呢？我們何許陌生地生存在陌生的地上。昔年王孫子弟，從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後，留下來的，是太稀有了。留下來的這些人，有兩樣事是忍受不了的：寂寞與不平。這些人幾乎不能去看任何古玩、任何古畫了，你看那挺胸氣壯的銅人陶俑，你看那三疊二分出水渾成的中國山水，不覺愴然身退，胸中似有一股血泉，隱隱欲吐。他們活著，只想告訴你一些事實，爲什麼有些人，在暗夜裏獨自撫着閃亮的刀！爲什麼有些人，夜赴深山去尋找一條河。他們從多風多雨的年代走來，是很累了，很倦了，但一定會走下去的。負載是太多太多了，因而一定要負載下去。

遠方的狼煙，隨風幡動。你在山頭望過去，除了不安的翠綠，什麼也望不到。那兒的距離無以飛渡。你想着那兒幢幢人影；那兒的衣鬢紛飛。記得一個遊藝會上，一個白衣少年，被一個師長喝令解開扣在頸喉處的那顆紐子，「別好像穿中山裝一樣，這是什麼地方，什麼時代！」那中年人滿頭青筋與滿面紅光，「別『死牛一邊頸』，合合潮流罷，小老頭。」你沒有反駁過一個字，你只用劍一般凌厲的眼神去看他，然後你的同伴們也圍了上來，用一種不是看人類的眼光來看他，直看得他尷尬地笑着走開了。記得有段日子，爲了要在學校裏堅持出版一份中文刊物，每天都得被校長召入室內，痛罵整個小時，當你出來時，只見友人們都焦急地守候在走廊的兩旁。你還記得嗎？你有一個胖胖的窮朋友，爲了救一個被欺負的、

更窮的孩子，不惜一拳揮過去，把那欺負人的傢伙打飛，然後飛也似的與那傢伙的打手們競跑，他直跑到你家，還興奮的對你說着適才意氣飛揚的事，而人已追來，你和他及兩位朋友，馬步一擺，有胆過來，就把那群傢伙嚇跑了：好痛快的事呀！次日那有錢人的孩子向學校告了一狀，連家長也施於壓力，校長要處罰他，令校役把那窮而胖的孩子的書包自教室扔出來，你在別班上課，猛飛出課室外，接過書包，與同班三十八人，諫書校方平息此事。那是何等痛快的事呵！那是昔年的事？事雖小，但堅持到長大了，那却是千千萬萬人要做的事了！那個國度，那個國度，是了，那個國度，正在青山彼處，狼煙飛湧處。泣血處處，家人，兄弟，你在此處，無翅如何能翔？烽煙急馳，你卻無以爲渡！原諒你呵！在飛機凌空拔起時，你已够傷情千萬處了！

你神傷的走回書齋去。滿房四壁的燙金書，如厚重的城牆；曾經輝煌過的，曾經博大過的，曾經皇過的，而今沉默的靜立着，沉實厚重的望着你。你忽然伏倒在案上，久久不能把頭抬起。這一切已經告訴你了。這一切已經告訴你了。寂寞與不平，乃何許淒然的事！正如方娥真那「第一次秋天」裏：「你可會看到一些街旁的店門前，垂掛着中國古代式樣的小燈籠。那麼雅緻的燈籠，卻在蒼涼的秋風中伶仃的搖首，像在守望着什麼，每天望到的卻是遺忘他們的行人，不經意的來來往往……」多麼的寂寞，多麼的不平！又像黃昏星詩中的：

每次我都忘記旅途中的你，兄弟

不要悲傷，走了這麼遠還如此長

每一個夜晚，當月

偏西

年歲悠悠，時復與同。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許多許多故事，都在英雄的斗蓬裏獵獵飛揚起來！你還能說什麼呢？一面大旗，慢慢在江湖中豎起，在高處與風激烈地對峙着，永不停歇，絕不屈伏！

勝雪

你有一篇文章名爲：「滿座衣冠似雪」，裏面寫的是什麼，幾已無可憶及了。每每觸及這一個題目，你的心像似高速行駛中的物體，猛然與另外的物體撞擊起來，胸中奇痛難奈。是的，滿座衣冠似雪。是的，滿座衣冠勝雪。是的，滿座衣冠是血。記得嗎？那一群百里迢迢自江湖各處趕來的子弟，來到你的振眉閣下，一夜縱論天下，美酒焚旗，劍出如風的日子嗎？是的，那一群五陵年少，個個風流，意氣飛揚，都聚集在聽雨樓前，金碧輝煌得連掛在兩行樹梢的紅燈籠也紅了臉，是害羞是妒忌？昔年可不管這些！在一排長明燈下，兩位白衣少年酒酣耳熱說文章，男的擊鼓，女的鳴箏，一時之下，所有的浪漫精神古典傳統，都自那兒的盛宴上衝開！

但是突然間燈熄了。不懂有多少夜行人剎那間數以千計的湧了進來，武功高絕，暗箭難防，死的死，活着的人活着等於復仇。那些白衣泣血的英雄們，流落江湖之東西南北，往返不歇。在大寂寞的時空裏，你和身邊的幾個人，踏入了機艙，風起兮，千千萬萬里。在機艙裏看留下來的的人的揮手，生命便成了最淒其的傷憂！飛機拔根而起，逍遙九霄，九霄外，仍是無根無依的沉重的心。終於終於，落在一所新的樓閣的一室裏，但仍沒有停止它的奔馳。常常夢迴數千里，同你的白衣，守候着期盼的時陰。恍若一行金衣受戒的少林僧人，佛袍恍動間，沉厚的獅吼已響遍江湖。你舞着劍，白衣揮着水袖，而時正秋，你們等着的季常、衛尉、太僕、典客呢？你掌着燈，白衣彈着箏，而時正冬，你們所苦守的天鳳、玉爐、五更鐘、輕羅扇呢？天寒，地凍，你們仍得走哇！天寒地凍，你們的路，越走越荒蕪，更行更淒惻，而你們仍得千秋萬載的去赴約。

雪地上的足印。這兩行千辛萬苦而永不止歇的足印，一面走一面向狂飈般的北風淒切地喊：東天東嶽帝君，北天北極玄武大帝，南天南極仙翁，西天我佛如來，急急如律令，遇難見神靈。「江湖路遠」，正如你在你第一本詩集上自序的命題一樣，真是一條很遠很遠的路。有天你們走到一所金青黑色的大廟裏，梵音的金衣僧們不動的唇裏迴旋而出，像招魂一般地迴盪着，拍打着將醒、而未醒的人，醒，醒醒，醒，一醒來呢？睜目，究竟身在何方？

你驚見威皇剛斫的神，足踏龜蛇，威武而淒壯！滿座衣冠似雪！滿座衣冠勝血！滿座衣冠泣血！泣血中你流落到一個很遠很遠然後更很遠的地方，於是你開始幻想有天他們會突然列隊出現，而他們開始幻想你會從天而降！一切一切都是廿世紀裏的游俠與神話，因為湮遠，因為不為真實，所以追念如追念陳舊了的書頁一般的追念它。

但你想告訴他們的不止是這些絕望悲哀的泡沫。而是有天子夜裏，風响鈴動時，掠窗而入的，是你和你的白衣，那時，滿座衣冠俱雪的壯士們，花啦啦的九環大關刀與霍地一聲張開的白色水墨儒士扇，那輪舞開揚的時候：到了！

溫任平

這是九月

這是吡叻州靠近馬六甲海峽的一個小鎮。它的名字在我寫這篇文章時完全記不起來。只有兩條街。柏油路東一個西一個窟窿，露出下面似紅似黃的泥土。這是九月。一輛軍用卡車不疾不緩地擦過我的身際。卡車上坐滿了士兵，穿着草綠色的軍服，上面有一個個補釘似的暗色的黃。他們的手上都拿着黑色的長槍，我不知道那是甚麼牌子的槍。

這是九月。天色有些黯慘。我想季候風不久就會刮起來了。路旁是一座座毗連的商店，看樣子，這些灰白的店舖最少有五十年的歷史。每間店舖都是二十尺左右寬，八十尺左右深。兩層。樓上有三個窗口。窗口的百葉窗是木製的。這些老店引起我的注意，因為它們是那麼緩慢陰森地走過我。每間老店都大張着口等着我走進去，我沒有走進去。它們細細地視察着我，在我的左右斜睇着我，在我的前面窺伺着我。

這是九月。我走着。走在一個現在我怎樣也想不起它的名字的沿海小鎮上。我看到一些行人，但很快就忘記。我從街的這一端走到街的那一端，再從街的那一端折進鎮上的第二條街。這條街比剛才那條街短窄多了。我看到同樣面目的店舖，流露着同樣的敵意。這是九月。九月並不是秋。秋與九月是兩件不能牽扯在一起談論的事。

路旁有兩三檔茶攤，這時還未入夜，所以還沒開始營業。木製的檯子都堆在桌面上，每張檯子都是面孔朝下的。四隻腳不顧廉恥的張開，向着天空，姿態無比淫猥。天空低下頭死瞪住這些檯子們的私處，臉上裝出一付道貌岸然的鐵青。我不知道這情景是道德還是不道德。

的，也許這根本就不重要，問是多餘，因為橈子們是沒有選擇的，天一黑，一個個陌生的長滿細皮白肉的臀就會坐在他們的臉上。這是九月。季候風就要刮起來了。我走在九月的馬六甲海峽沿海的一個不知名的小鎮的第二街上。茶攤裏只有幾個十三四歲的男孩，我猜想他們是檔子上的伙計，可能是由於睡眠不足的原故，他們的臉色都不很好。有一個站在那兒，用牙簽剔着耳朵，臉上的神情古怪，分辨不出來是痛苦還是快樂。他專注在剔耳朵的動作上，甚至沒有朝我這兒看過一眼。另外一個倚着桌沿，狠命的搔着他褐黃色的頭髮，好像裏面藏着一隻動物或其他甚麼的。另外幾個，我看不清楚，他們把臉伏在櫃檯上，我想他們只有兩個可能：不是睡去就是死去。

這已是第二街的盡頭了。街的盡頭是一條河的堤岸。岸旁有一列鐵欄，還有十多株疏疏落落的樹。由於天色黯淡，地上沒有甚麼綠蔭。我靠着那些鐵支，才一靠上就慌不迭忙地縮了回來，鐵欄上盡是銅色的鏽，我穿的是白衣。這是九月。我走在一個不知名的小鎮上的第二條街，第二條街恰巧是最後的街，如果我想走下去，我只有折回去，重新再走一次，那些店舖將在那裏等我，那些痛瘡也將在那裏等我，等我以沉沉的殺機。

我向河的方向望去。河靜靜的流着。我的前面是一排鐵支，和一組樹木。河靜靜流着。季候風不久就會刮起來。這是九月。九月並不等於秋，秋與九月是兩件不能牽扯在一起談論的事。

天色很壞。天色是很壞。那麼那幾個伏在櫃檯上的孩子最後有沒有醒過來呢？我正在想着這個問題，天色呼的一聲突然黑下來，我就那樣站在黑暗裏，那晚沒有月，沒有冰盤似的月，我站在馬六甲海峽沿海的一個不知名的小鎮的第二街的盡頭的欄杆旁的河邊的黑暗中，一直站着，也不知站了多久，好像有一個世紀那麼久，就在這時，一輛軍車風馳電掣地在我的身側疾掠而過，我在百忙中仍看到一羣士兵，穿着草綠色的制服，上面有一個個補釘似的暗色的黃，也許是略黃的靑。他們的膝蓋上都豎着槍桿，黑色，黑得在黑暗中閃閃發亮，我乍然醒悟這是沒有可能的，我不可能在黑暗中看到那些靑和黃和閃閃發光的黑，我大喊：「這是不可能的！」妻拍着我的臂膀，一臉關切地問我幹嘛半夜大嚷起來。她邊說邊扭着小兒上的檯燈，然後把壓在我胸前的抱枕輕輕移去。

（七四年九月三日）

●不是文學評論

淺說「白天的月亮」及其他

張瑞星

■題外話 NO. 1

子木的「白天的月亮」是七三年初由星加坡五月出版社出版的一卷短篇小說集。五月出版社是星洲現代文學的大本營，它出版的叢書，這兒的書店買不到（不知是發行方面的問題還是這兒的書店老板不願代理現代文學。）「白天的月亮」是例外的一本。月前，在某書店翻看書刊時，無意中見到「白天的月亮」還擺在那兒，擠在瓊瑤依達嚴沁之間，黃明宗設計的白色封面，已略呈象牙黃，遂想起一段十分「反映現實」的短劇：

時間：某日下午。

地點：某書店。

（一個看來是中學生的少年）你們這兒爲什麼不賣星馬本地出版的現代文學書刊，有一些都是相當有水準的呀。

（店員某）本地的圖書……（笑）沒有銷路沒有人要看……

（插嘴者）本地的那些所謂現代文學家，不去深入生活，只在房間裡虛構抽象的東西……

無風 264.
1975年2月號

對了，瓊瑤最近出了幾本新的小說，好像「碧雲天」、「浪花」，怎麼看不到的？
（店員某）賣完啦！我們已再去訂了，月底就會來的。

■題外話■NO 2

這本書是一九七三年初出版的。七四年的第一天所謂「馬華史學家」在各報章新年特刊大談「七三年的馬華小說」，却提也沒提到「白天的月亮」；其實，我倒是說錯了，提是有提到的，却是在「等等」裡面吧了。（等於花生漫畫的那一則：莎莉與冲冲地告訴查理布郎說她的芳名在學校的戲劇節目刊中被提到，是在那兒呢？查理布郎從封面找到封底都找不到。答案是在：「限于篇幅，那些在百忙中大力幫忙的人……」中的一個。哈！）於是我也只有這樣自我阿Q一番了。「史學家」不提的原因，自然是「白天的月亮」非「健康文藝」、不够「勇猛剛強」。不多扯了，扯遠了不打緊，得罪人可不行。

■題外話■NO 3

星加坡現代畫會在一九七四年十月月底舉行了一個現代畫會成立十週年紀念展。主席何和應先生對做訪談錄音的電台記者說，觀眾不能接受現代畫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本身對現代畫沒有接觸，少看少讀自然不能了解，於是對畫家所表現的內在心靈感受的個人思維與幻想引起隔膜；又說十年前現代畫根本難立足，觀眾幾乎完全不能接受，但是十年後的今天，已有不少觀眾把不屑的眼光轉為欣賞了。（大意）

這段訪談在七四年十月廿二日星期二晚上八時三十分星加坡廣播電台的「美術圈內」播出。何和應先生的聲線十分富有激性，他的風格是這樣的：開始一句話的聲音宏亮，但漸漸緩和下來，到了最後一二個字時，幾乎細小到聽不到。不過要聲明的是，這是經過無線電的，不敢做準。

在「白天的月亮」中，子木先生對現代畫的見解如下：

●「我覺得寫實呆板，不如表現豪放，和抽象派的耐人尋味。」

●「觀眾看不懂畫家的畫，怪畫家糊塗，或者說標新立異，諸如此類；但觀眾很少能反省一下，自己對摩登畫是否化過一番苦心去研究，是否對他面前那幅畫的作者的創作意念有多少的了解，對美術演變過程有多少的認識。他是否考慮到一片白色和一條粗黑的直線所可

表現的意義有多少？」

●「……一個勇於進取的藝術家，難道過去的成就會令他滿足嗎？時代是無情地前進着，藝術家如固步自封，醉心於以往的成就，不再向新的疆界開拓，其藝術的光彩已盡，其藝術生命將告終。」①

●「……厭惡老面目的傳統；企圖從綫條與色彩中尋找新的生命，新的次序。」

●「我們的作品，是表現我們個人對世事萬物的敏感，或者我們個人累積在腦海中的夢幻；它們不是以實物的形態，或者自然界原有的系統來表現意念，而是藉色調的氣氛，線條的組合，點滴之佈置，企求新的體系，新的節奏產生……」②

■題外話■NO4

對於一個以色彩點線來表現自己的藝術者來說，在畫畫的同時，以文字來做為另一種表現自己的媒介，該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星洲畫人林木化先生如是寫道：「繪畫固然要動中去浪費筆墨和傷腦筋，用文字去編織故事；又何嘗不是要花紙筆和消耗精力。」……在有限的畫面上，很難暢所欲言，爲了衝破這局限性，只好改用文字，更能一抒胸中塊壘。③）意外的卻是，他的畫風與文風的迥異。正如牧鈴奴在本書的序上所說，在繪畫上，何和應是位「前衛畫人」；而「在小說上，子木還是相當傳統的」。子木者，何和應發表小說之筆名也，他發表小說，封底上書，早在一九六二年便開始了；那時，現代文學與現代畫的種子還是在播種時期，所以他的小說上的語言，結構和題材還停留在「新社交藝」那一群的階段；畫風却有驚人的進展。

■題內話■NO1

●前言：這些題內話共分三大段。這三大段之分是以子木這本小說集的三大主題爲界限，這種劃分法，不知合不合評論文學的標準，所以不敢自稱爲評論。

前面寫過，子木本人是位畫家，而且是位前衛畫家，故以畫家爲題材並不奇怪。這本集中的「苦悶的日子」、「筭葉上的水珠」與「七青年」便是以畫家與現實的衝突爲主題。

也是上面所說三大主題之一。三大主題先後之分並沒有特別的意思。

●「苦悶的日子」

這一篇的重點，我認爲可分爲兩段。第一段是苦悶、失意的日子。「時間太多也不是很好受」，要作畫呢？「：缺少錢，油彩、畫布無從補充」。找工作的希望一個緊接着一個破滅，連遠親伯伯都不肯任用他。作者在這無數的絕望之間安排了一個小插曲：主角的兩幅畫賣了三百元。但是你看，那購主是個外國人，而現代畫却是百方傳來的藝術，這意味着什麼呢？文化水準還是什麼？也許是我太敏感吧。

另一個重點自然是他那遠親伯伯帶他去見某經理的情形，雖然也是發生在這段苦悶的日子，份量却比前段重。「心中頗懊悔自己要走捷徑……讓自己的作品在未必懂得藝術的人面前受辱。」「在這社會裡，畫家本身不重視自己的作品，還有誰重視呢？」「我不能委屈求榮，賣（畫）給一個不懂得欣賞我的作品的人，等於虐待我自己。」結局時還是一個幻滅。當然，這個幻滅是有別於那求職落空的幻滅。

前面提過，「苦悶的日子」是屬於藝術與現實的衝突那一主題。關於這一點，完顏藉先生的序文愷詩集「樹和他的感覺」中如是說：「爬山與寫作一樣，都是溫飽之餘的事。爬山者過飽無着時，他必先努力求溫飽。等到溫飽有着落到可以使你騰出爬山時間來的時候，你才有機會去發揮你的爬山本事。所以詩人也不必賤視物質。我的所謂不賤視是說你必須先無物質之憂時，才能輕視物質，不是賤視物質。因爲沒有物質之惠，你恐怕連寫詩寫小說都沒有時間。世界上好像還沒有過沒有東西吃還可寫詩的人，因爲沒有東西吃，你還能活麼？」④文藝創作與繪畫俱爲藝術，不同的只是媒介。而兩者都要顧慮到現實。這裡所謂的現實衝突除了上述完顏藉先生所說的物質衝突外，尚有精神衝突，如本篇小說主人翁與那經理的衝突，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後者的衝突更使他感到痛苦。

●「竿葉上的水珠」

這篇小說的題材頗新鮮，却是另一個藝術的悲劇。事實上，那題目已點出結局來了；竿葉上的水珠，「中看不中吃」。

設計這門藝術，歹羊先生說的好，這是「荆棘之途」，「良好的意圖」換來？「一雙表示難予信任和帶有輕蔑的眼光，向他身上上下下掃射，把他當作是前來販賣『神仙石』的老干！」這「不幸的誤會」。⑤丘彼德的遭遇正是如此。他爲所服務的傢俬公司在春節博覽會中

設計了一套新娘房——「削掉直角的方式，凡是有直角的地方，都一律修為弧形角。」「睡床變成一個橢圓形，梳妝台的鏡子變成梯形，衣廚變成下大上小的弧角橢圓形。」對於設計者來說，這套新娘房不但優雅好看，而且實用：「這個『新娘房』佈置起來，它的窗簾，地氈，燈光，燈罩，几案上的擺玩，壁上的現代涯掛鐘，冷氣設備，播以悠揚典雅的音樂，高貴的電視機等等，你一踏進，簡直令你置身廿一世紀的現代化天堂……」同時更有美麗的小姐示範。

展覽會那天，這公司所展出的新娘房吸引了大多數觀眾——大多數是來看美麗的模特兒。結果老板告訴丘彼德說他的設計失敗了：「僅接到五項訂單……赤字萬多元。」「別的傢俬公司簡簡單單佈置參展却賺了錢……」最高名譽獎呢？「印刷費，五角好不好！」丘彼德只有感到悲憤，老闆眼中沒有藝術這二字，能賣錢的便是「王」，不賣錢的都是「寇」了，這與港台華語片的情形差不了多少；老闆不欣賞，觀眾呢？「傢俬，好看是好看，但價錢太貴。」「像這樣講究的新娘房，到底有多少人佈置得起。」「跟她（指模特兒）睡在一起，多麼……」他只有「感到這一羣天真孩子，難於領會藝術」了。

這個藝術與社會現實的衝突牽涉到藝術的價值問題。在設計者眼中，它完全是件藝術品，在老闆眼中，它要是賺錢工具，如果藝術與商業能並重當然也可以，在消費者的立場它要實用，價廉兼美觀。

最後再抄歹羊先生的一句話作為結語：「設計工作者也並非『全能的上帝』；人們怎能要求一個運動員，既要他跳高，又要他游泳，此外，更兼要騎術高明呢……！」^⑥

●「七青年」

余生也晚，對於當年現代畫會大將如何和應、黃明宗、吳仲達等所搞的第一個畫展的盛況不甚清楚。聽說他們那個「處女展」在星加坡國家圖書館展出時該館被擠得水洩不通。

這篇「七青年」是不是那一次畫展的寫照呢？我相信它的真實性不少，但在小說創作上，這並不重要。

記得現代畫會成立七年後，何和應先生在大馬首都吉隆坡告訴某記者說：「當現代畫會出現的初期，當然，在新思想與舊傳統思想的鴻溝之間，存着的介蒂是無法避免，於是乎

，受到保守勢力的抵制與譏笑是預料中的事……「那麼讓我們來看看這七個青年的第一個「新節奏」畫展所受到的奚落與攻擊吧，在子木筆下，這些「評論」亦莊要諧：

「展覽場四壁擠着，聰明人看了糊塗，糊塗人看了頭昏的畫，點點滴滴，網形的畫塊；圓不圓，方不方的面狀集合；朦朧的幾片色色；飛舞黑似的大筆顏……沒有一個真實的人形，連一隻像樣的狗都找沒有；看來像一隻眼睛，其實又不是；看來像一座海市蜃樓，其實又不是；幾條線交纏在一起，好像是幾股勢力在進行着非法的活動；幾塊重色堆在一起，宛若頑固的石頭亂擠在一隅；……。」（是子木的自嘲吧？）

●「他們穿的倒整齊，畫的東西那麼糟糕——難看極了。」（老頭子）

●「老陳，我看你還是別送你的兒子到法國去。」

「爲什麼？」

「因爲，他現在的畫，你看得懂；去了巴黎回來，恐怕你這個老子就看不懂了。」（觀眾。因爲七青年中有一位是留法的）

●「……你們慢慢看就可以見到動物的世界，所謂飛禽走獸，蟲魚都應有盡有。」

「我看見了一隻烏龜。」（一女學生）

「你看了感覺怎樣？」（畫家）

「我看了感到莫名其妙。」（老頭子）

「那麼，多少你已經明白了我的畫。」

●「我看，你們個個都患了神經病。」（老頭子）

●「媽的，畫那種烏畫有什麼了不起；我是不畫，要畫多少都有。」（一青年觀眾）諸如此類的「畫評」還有不少。其中那老頭子的出場次數倒不少，這個老頭子，對於子木來說，並不是老頭子，而是那些不能接受現代畫的「老頑固」、「傳統的保守份子」、「衛道份子」、「反進步的頑固派」吧！子木接着安排他看「一幅以紅色做主調的畫，翻開畫冊一查，題名『行列』。他想：這明明是火。」於是他便去找那畫家問明。

「潘先生，你這幅畫不是畫火嗎？」

「行列，遊行的隊伍。」

「這和火沒有差別呀！」

「你注意過火的特徵嗎？火形柔軟，隨風而左右，由下而上升；行列是縱橫發展，有步驟的。」

「唔，唔。」老頭子也摸起下巴，慢慢觀賞，好像有所領悟。

那麼現代畫又征服了一個「老頑固」！

畫展圓滿結束，雖然多災多難。在作者心中，這是一個理想的成功，一份信心的証實，也是與傳統、現實的對抗成功。

這篇小說，以「苦悶」開始，這個「苦悶」與上面的「苦悶的日子」差不多，是貧窮，失業，潦倒的苦悶。不同的是，在「苦悶的日子」裡，結局還是一個理想的幻滅；而「七年」發展到了結尾時，却是一個理想成功的第一步。

●後語：這個主題下的三篇作品都淺談過了。我總覺得，也許因為子木本身是一位畫人，他對於這個題材說是比較熟悉，所以也處理得較生動成功。

當然，子木在語言結構方面，却是十分傳統的。他用了許多字句去做詳細的描述那些「讀者自然會填入」（葉維廉語）的部份。「苦悶的日子」一開始，他便作說故事的描述了。在我看來，這一點「說故事似的描述法」正是子木這本小說集中的敗筆。這一點幾乎每一篇都是這樣，所以下面談子木的其他小說時就不再贅言了。

■題內話■NO. 2

●前言：子木的另一個主題，套句流行的話：反映現實社會。這方面的有五篇：「困」、「閃光燈」、「十依葛」、「一盒火柴」與「禮物」。實際上，「反映現實社會」這句話十分籠統，難道愛情或上面的畫畫的題材不能反映社會現實麼？所以這裏只是把上一個主題（藝術與現實的衝突）與下一個主題（描寫兒女私情）之外的歸於此主題之下，但總覺得十分勉強，但願讀者作者能諒解。

●「困」

「困」的題材，報章上比比皆是。少女貪慕虛榮，誤信甜言蜜語，以致被騙失身，更嚴重的如文中的少女，被賣到花街火坑。要講反映現實，在某些人看來，在這本集子中，也許

這一篇文章最符合這句口號的了。問題是，把這件事情前後果始末忠實地順着次序的記錄下來，那又何異於新聞報導呢？題材是舊的，表現形式與手法亦是傳統的，舊瓶裝舊酒，加上一個主題——「警世勸善」。所以子木這個短篇可說平平無奇。

類似的題材，如強姦，偷情，搶劫等都是報章常見日常生活中常聞的。而本地作家中，能够把這種熟悉的題材寫得很好的應該是宋子衡了。他的「宋子衡短篇」中的「強姦」，「悲劇」等就能成功地賦予這些平庸俗套的題材新的生命。

●「閃光燈」

與「困」一樣，「閃光燈」也有一個十分現實的題材。作者在這篇小說中的主題顯然是「一個鐘頭足可讓你反省『色字當頭一把刀』」。

子木的用意自然也是「警世勸善」，只是這句話竟出自安排色情陷阱拍那倒霉的男主角的春宮片的黑社會人物口中，怎能令人信服呢？他們（那黑社會人物與撈女）走時還說：

「……祝你好運！我們走了！」口氣諷刺之意並不多，「道別」倒有點像。

可見，如果一個作者過份強調道德、善等傳統思想，結果他的作品必定不會成功的。聶華苓說得好：「文學的用意與勸善無關，它並不要告訴我們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文學除了供人欣賞的樂趣之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

●「十依萬」

「我這輩子可以老死在園坵，不足惜，但我的孩子，不能讓他們和我一齊埋沒。」這是這篇經過了一些傳統的描述後的第一句獨白。到了結尾時，「只要兒子成龍，我就是老死在園坵，犧牲這一輩子，又有什麼要緊呢！」說明了一個老父的心思。

這篇小說稍為觸及了上下兩代思想的衝突。老人的大兒子「從小就有叛逆性，老前的話，他總是不尊敬的地方多。」因此他有什麼打算時總感到難以啓口，「這計劃在他腦中醞釀多時，說出是勢在必行，但又担心他兒子反對，這個唯一可商量的心腹，並不是一個容易說服的人。」……給兒子講得找不出理由再駁，早知在理論上是難勝兒子。「不過他總算明白事理，雖然每次與兒子商量事情時，「總講輸給兒子。不過這也有好處，因為兒子常常提供一一些他忽略了的觀點。」這是一般長輩們所不肯承認的。於是老人「外表對兒子冷漠，內

心却欣喜有這個好兒子，相信將來會比他出息。」這也是一些長輩們的心理寫照。

他感到這個計劃難以啓口的另一原因是他自慚於對不起那死去的妻子，妻子爲了這十依萬爲了生活爲了將來結果病死園坵，他對於沒有給予妻子好生活感到內疚。正如他的兒子所說的：「我們在感情上對得住媽媽嗎？」

所以一開始老人就站在失敗的那一邊了。兒子的理論可以不理，但兒子的另一項武器——「讓他去回憶痛苦，他說不會草率地放棄園坵。」——他却無還手之力了。

子木比喻老人的生活爲「一隻公雞帶着四個小雞」，反覆用了好幾回。公雞如何帶小雞呢？個中辛酸由此可見！

●「一盒火柴」

「一盒火柴」寫的是妻子對丈夫的不信任。故事由一盒某夜總會的火柴展開。妙就妙在那丈夫本人也不知道火柴盒爲什麼會在他的褲袋裡，他以實情相告，妻子不但不信，且懷疑他心中有鬼，他迫得編個故事說是會去過那夜總會，妻子反而安然相信了。至於爲什麼那盒火柴這麼嚴重呢？因爲「那裡有脫衣表演」，「男人看了就會想入非非，耐不久火子，就會去找女人玩。」

那個妻子以爲她已打了場勝仗，雖知道丈夫的同事打電話來說明真相。女人的自信心與懷疑心於是全落了下風。這是一個諷刺意味甚濃的故事，作者也只是在說故事。

●「禮物」

「禮物」寫的也是夫妻間的風波。不同的是這對夫妻只是才步出教堂的新婚夫妻。而在「一盒火柴」中那對結婚已久的夫婦之間的風波是由一盒火柴所引起，「禮物」的風波却牽涉到另一個女人與一個小孩。

一個風塵女郎在男主角的新婚之夜帶了個孩子來找他算清風流賬，引起了連場好戲。作者取禮物爲篇名，是「……二千元，當着是我們夫婦給你孩子的禮物。」其實呢，那女郎的尋上門來所帶給男主角的風波，也可算是作爲他新婚的「禮物」呢！

●後語：子木在繪畫與反映內在的寫實，但却也頗關心社會上的一般現象，因此才有這些小說的產生。然而寫實，正如溫瑞安所說的：「……反映現實便是表現人生的一種，這種

取材的態度是可取的。但是寫實主義的基本上已錯誤百出，他們的信念是模倣現實，但却不懂表現現實。妙肖自然並不是藝術上最高的成就，所以攝影不能代替繪畫，電影不能代替戲劇；真實的一個美人未必會比相貌『平凡』的蒙娜麗莎更有藝術美。在星馬的偽寫實主義者更不懂藝術的真義，甚至對他們自己寫實主義的信念都混淆不清……」⑧

子木這一主題的小說雖然不是「偽寫實主義」，但距離真正的寫實還有一段距離的，如果福樓拜的作品就是寫實主義的話。因為「寫實主義」也是不能缺少「美」的。當然，也不是說子木的小說缺乏「美」，只是在故事方面，他是下過一般心思，但在深度方面或真正的「寫實主義的美」方面却還是膚淺的。

■題內話 NO. 3

●前言：子木這本小說寫的另一個主題是表現男女間的感情。在這主題之下的，共有四篇：「花亭月會」、「白天的月亮」、「綠酒初嘗」、「開戶口」。

●「花亭夜會」

「花亭夜會」是這一主題中比較特出的一篇，也是寫得比較好的一篇。

對於花亭的解釋，作者這麼寫道：

「這種古色古香的亭子，像不像西廂記裡的長亭。」

「不是長亭，這是花亭。」

「長亭，花亭，有什麼分別？你唸文學的……」

「長亭是送別用，花亭是納涼，聊天用。」

「花亭，好聽的名字，我們就叫這座亭子——花亭。」

男主角雖然口口聲聲否認此亭非彼亭，但我們已明白作者在暗示着什麼了。男主角的否認自然他的理想與希望是「聚」而非「離」。

故事由一個期待與希望展開，那是一個約會，這個約會的背後是一頁褪色的愛情。現實故事的發展，有一個磷光表在旁作記錄。

「差五分鐘九點」、「還有三分鐘」，約會的時間是九時正，那男主角八時四十五分就到了。時間不斷地走着，赴約者還不來，他便漸漸的回憶起來。「弦月躲在雲後；風輕輕吹

……蟲在草中鳴——回憶中的場景，應合着本篇開始的第一句：「弦月掛在浮雲上，微風戲竹葉『沙沙』，蟲在草中鳴。」——八時五十五分。接着他又回到現實，那已是九點十五分了——「但今晚，蟲還在草中鳴，竹葉迎風『沙沙』，鬼叫似的，討厭！」怎麼這些自然的聲音不再可愛而「討厭」了起來？伊人還是不來，於是又陷入二度回憶：「那是一個可愛無比的夜晚」、「星星，浮雲湊成了一個可愛的夜晚。」雲與月對於主角；是有特別的意義的，如「他就心那雲兒和月亮在一起只是一下子，風又會把他吹走」與子木一而再而三的描寫「弦月」與「雲」已可窺見作者的意思。「但如今，弦月躲進黑雲裡，磷光錶指着九點半，真煩死人……」甜蜜的回忆過後，他又再度回到現實，然而却只是短暫的，他又再度回憶起分手的因果。至到九時四十五分，他才回到現實，這時伊人才來了。

花亭果然與長亭沒什麼分別。這是個分手的夜晚，弦月與雲終於被風吹散，却是他親手所造成的。

子木在這篇小說裡用了一些外在映象來象徵或暗示主角的心理與事情的發展，如「弦月」與「雲」便是一個例子。

●「白天的月亮」

作者似乎相當重視或者喜愛這篇「白天的月亮」，於是他以它做爲書名。實際上，就拿本書的篇目而論，「白天的月亮」是相當出色的一篇，此外，就只有「芊葉上的水珠」。

這篇「白天的月亮」有一個特色，那就是：文中的第一人稱——「我」，並非主角，本文主角是那「白天的月亮」。「我」只是一個重要的配角，如徐速的「櫻子姑娘」中的「我」一般。文中情場追逐仗雖多，但「我」已退伍。

「白天的月亮」是「我」的一位女同學的外號。這位女同學，是「古典美人」、「小月亮」、「玉女」、「怪女」、「林黛玉」。她是「堅毅的、孤獨的，沒有衆星陪伴，獨自在高空邁步。」性格「堅毅有恆、樸素無華，從不以自己的美色去惑人，自尊心甚強，不輕易和人結交。」

子木善於描寫女性美，除了這篇的白天的月亮外，上面的「花亭夜會」中的女主角造型也鮮明，在這一方面的描寫，他是成功了。作者又把故事背景安排在學校，因此增加了真

實感，又有別於一般「愛情小說」。他在寫情方面也頗生動，失戀的痛苦與戀愛的甜蜜也能深入。

●「綠酒初嘗」

這一篇，寫的是少男少女純真無邪的初戀情。初戀的故事，一般作者寫來愁兮兮的，令人感到他在「強說愁」。子木這一篇，是比一般人寫得好，而且也有個特色——異族之間的戀情。故事由回憶展開……而初戀，十之八九，都是以「離」收場，這篇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它的語言地方色彩甚濃，如：

「打不賴昂葛！」

「迪依安！迪依安！將岸比依星！」

「拉露，拉露！」

「你偷雞來嗎？」

有馬來語，有俗語；男主角是華人，而女主角是淺藍眼睛，筆直鼻子、銅色頭髮的洋人。背景自然是多元社會的星馬了。這一篇，不知道是不是馬華文學「馬來西亞化」那一時期的作品。

當然，初戀的回憶，悵惘是免不了的。「不知道我們還會有相見的機會沒有？自從執手相望淚眼，別後至今，音訊渺茫……」，「時刻飛逝，十年溜走了。你音訊全無，我也沒法到澳洲一走，無限的心語，不了的情絲，何時接？」

●「開戶口」

「開戶口」是寫單身漢求偶心切的故事，以喜劇方式表現出來。（當然，在男主角眼中，它並非喜劇。）

「我的戶口是跟着你開的。」男主角對女主角說。子木寫女性用的是「她」，可是第二人稱時，却用「你」。他與女主角在銀行「重逢」後，就厚着臉皮窮追，甚至她到了香港也追去。「你來開戶口嗎？」她俏皮地問。她約他用晚飯，他就以為「珊珊肯邀請我，當然是充滿希望。」誰知伊人來是來了，却伴着一位未婚夫！他只有乘機回國，「空虛的心靈依舊在雲中吊。」

這是個都市的插曲，仔細想來，悲苦的味道似乎比喜劇濃，雖然對白幽默。

●後語：這幾篇以男女私情爲題材的小說的結局都是一個「離」字，都是希望的幻滅。這一類的題材雖普遍，卻難處理，有變成流行小說或「十七八歲文藝」的可能性。所幸子木還能恰當處理，雖無功却也無過。比起上面那個主題來，這個主題是比較成功的。也許，這是因爲青年人對情總有一份向往吧！

■ 結論 ■

雖然上面說過子木這本小說集的最大致命傷是他的傳統表現手法——說故事。但是以傳統保守主義文學的要求與標準來看，子木已是相當成功了，他塑造了屬於他自己的風格——不以星馬時下那些「寫實主義者」的「健康文化」姿態出現，也不屬於現代文學。

正如子木自己也覺識到，時代是不斷向前邁步的，今天的文學藝術欣賞者，已不單是要求簡單的說故事或膚淺的外在白描，而要求內心世界的探索。在文學上，狄更斯高爾基曹雪芹魯迅的時代已過去了，那些白開水似的散文分行詩已不再爲人們所喜愛；在音樂上，我們雖然仍在欣賞貝多芬莫札特柴可夫斯基，但卻無法阻止現代音樂的進展，也不能阻止現代音樂家賦予古典音樂新的生命新的靈魂，在繪畫上，現代畫的來勢是保守份子所不能阻擋的，今天的中國水墨畫也成爲現代畫的一環了！在建築上，古老的建築物已屬於歷史。

牧鈴奴的序提到了阿倫·霍布——格力葉，也略談到了他的新小說理論。霍布——格力葉的「新小說。新人」已在舊風小說專號中刊出，所以不贅。要說的是張愛玲的一句話：「如果可能的話，小說應避免過分的晦澀和抽象。作者是應該盡一份努力；使讀者明白他所要表現的。而且一個小說的故事性，也仍然須要保留。」⑨如果這「故事」二字，一定是指傳統小說的開始——高潮（不一定一個）——反高潮那樣的話，那麼張愛玲已不屬於現代小說家了，雖然她用的是「新的意象與手法」且用得十分成功，她還是屬於那「最後一代的貴族」。我們談今日台灣的現代小說家（不是國籍問題），張愛玲是沒份的。實際上，我們今日要求的「故事」，應是阿倫霍布格力葉所說的「日常生活中的物質。」是「起憶」是「計劃」也是「幻想」。

作爲一位傳統小說家（以本書而言），子木有着穩健流暢的文字駕馭能力，對白有力，

大部份能表現出人物的身份性格。而我相信，子木會向現代小說邁步的。

■題外話■NO5

題外話的第一則提到了「白天的月亮」是一九七三年初出版的。如今抄完這篇稿時，七年也將盡了，所以不知算不算遲。而我更關心的是：「白天的月亮」的永恆性。

把「白天的月亮」放在一旁，扯一扯此時此地的我們的文壇（有沒有？），數年來也實在太寂寞了。江湖夜雨十年燈，現代文學在星馬落地生根也有多少年了，留下了什麼痕跡？在星加坡，五月出版社那一群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在馬來西亞，拿得出來的呢？「蕉風」、「犀牛出版社」、「天狼星詩社」還是「棕櫚出版社」？在大馬我們的希望已只是這些出版社每年出幾本書來「點綴點綴」啦！在東馬，沙巴一向是寂寞的，在砂勝越，星座詩社總算對馬華現代文壇作出了貢獻。

對於新出版的書刊或新作者，我們應該給與期待與鼓勵，而不是「相輕」的批評。（當然，文學評論是必需的。）對於子木的「白天的月亮」也是這樣。何況，「白天的月亮」是子木的一個十年總結。因此我們希望他的另一個十年會有飛躍的進展。

■題外話■NO6

這本小說集有一個缺點：子木並未在小說篇後寫下完稿日期，因此對於研究子木風格的演變來說，是有一點不便的。

■題外話■NO7

這裡說幾句俗套話：筆者年幼無知，才疏學淺，雖然心血來潮時也投投稿，寫評論文字却是第一回，所以不敢自稱評論，以免見笑於高明。因為不是個够「格」的批評者，所以避重就輕的地方不少，有識之士必啞然大笑，但願不吝賜教，則感激不盡矣。

附註●

- ①見「苦悶的日子」四十七、四十八頁。
- ②見「七青年」一〇一、一〇二頁。
- ③「木化大炭小品」林木化，蕉風二五三。
- ④「爬山與文藝」完類藉：「填鴨」九十四頁。南子的「填鴨」的滋味」文中也引用

過。蕉風二四〇期。

⑤見南洋商報星期日的南洋週刊美術工藝版的「美術叢談」。(已前刊)

⑥同上。「設計工作者的悲哀——良好的意圖與不幸的誤會。」

⑦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南洋商報特寫「談現代畫」：陳華才(商報記者)

⑧「評『鴿聲』」：溫瑞安。蕉風二四〇。

⑨「訪張愛玲女士」殷允芃：中國人的光輝。「皇冠」一七三(一九六八年)。

本文作者的信

編輯先生：

寫這篇東西時沒想到會拖得這麼長。但是抄到一半時要拋棄又不捨得，您看看能不能用吧！

也許一開始我就錯了！不該每一篇小說都談。

蕉風那幾個寫評論的人才還在為那些「意識」糾纏不止，真正的評論文字不寫，因此我只有寫這篇「不是文學評論」的東西了，但願真的能「引玉」。

寫它的同時，也是因為見不慣我們的評論家只願研究評人的東西，對予本地出版的作品却不聞不問。「白天的月亮」之外，還有不少，如謝永就的「悲喜劇」，溫祥英的短篇等等。

祝

編安

張瑞星

風訊

□「天生的局限——寫詩演戲」，是一篇翻譯的訪談稿。戲劇，在文學領域裡，與小說比較，是較為冷門的，尤其是在東方社會，更形冷寂；但是，戲劇創作在演出時，卻最能直接與觀眾溝通，其「社會效用」亦較明顯，亦因此，戲劇常被運用作為一種宣示的工具。我們衡量其宣示的「社會意識」，便成爲一個論題，這便牽涉到一個劇作家的個人素養與社會良心了。它是傳達別人的聲音呢，還是表達一個經過自己思索判斷的問題呢？這源頭不同的差別可大了。從連德拉這篇訪談裡，可以了解到一位有社會意識的劇作家的心相。其中有一段話得我們深思：「我們現在是一個易變的時代……要放棄鄉土觀念……要拋棄舊信條，然後接近比較適合現時代需求的新思想。」

□這篇訪問由本刊編輯人牧羚奴翻譯，下期，將刊出他另一篇翻譯的訪談文章：

「譯者的苦役」。

□「屏風四扇門」是溫瑞安的「圖騰組詩」四章中的最後一章，因為本刊「古典文學研究專號」的出版，與第三章刊出的時間隔了兩個月，幸好，每一章都可以分開來讀。

□「八人詩選」是新加坡幾位詩人的創作，他們都是新加坡詩壇新一代。

□鍾瑜、秦秦兩人的小說，是兩種極不相同的風格，讀者一讀便可分辨，這中間並無高下之分，而只是不同，也可以說明我們選稿並不偏於一流一派。

□張瑞星評子木的「白天的月亮」，採用逐篇評論的方法，我們高興見到有人對一部本地作者的作品，能下如此詳細的功夫。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蕉風文叢

● 尼金斯基日記

這是一本天才的書，是一位蘇聯藝術家對人類說的話，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和愛心，是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誠摯與純真的內心剖白。陳瑞獻和郝小菲合譯。（已出版，每本定價一元）

● 歹羊的「點·線隨筆」

這是歹羊的第一本結集，是一個有斷臂的決心，有苦行者的堅忍的從藝者，治藝數十年的深邃心得與經驗，你還可以看出歹羊通過人像線描的獨特創造。（已出版，定價一元六角）

● 完顏藉的「填鴨」

這是完顏藉的第一本結集，是有見識有胆識有料的星馬現代文學的開拓者的心血結晶，你將讀到完顏藉精彩的文藝理論、書評、影評、散文、小說及隨筆。（已出版，定價一元四角）

● 黃潤岳的「閒思錄」

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已出版，定價一元）

● 拉笛夫的「湄公河」(Sungai Mekong)

這是馬來現代文壇的新聲音拉笛夫的第一本特集，是拉笛夫在畫室中購想已久的一部著作，除了他的音色美妙的原作，你還可以品賞牧羚奴和梅淑貞的譯筆。（已出版，定價一元）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64 期 ● 一九七五年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